

異邦情調

續



ゆき子

T. F. 12 Dec. 1928

女子書店印行

女 子 文 庫

女 子 生 活 叢 書

妮 娜 譯 述

異 邦 情 調

女 子 書 店 發 行

異邦情調目次

夢後……………	鶴子(一)
鶴子孃的哀想……………	天廬(二)
絮語……………	黃梁夢(五)
題記……………	妮娜(九)
劇中人語……………	永生(十)
情書(初戀、熱戀、生離、死別)……………	鶴子(一一)
一 初次通信……………	二 鶴子回信……………
(一一)	(一一)
三 引動力……………	四 疑(?)……………
(一四)	(一六)
五 開玩笑……………	六 候信……………
(一九)	(二二)
七 a. 更衣看信……………	八 天下三寶……………
(二七)	(三四)
b. 她也開玩笑……………	
(二九)	

目錄

元

- 九 一個K字……………(三九)
- 十一 既喜且怕……………(四八)
- 十三 賤骨頭的男人……………(五四)
- 十五 勿作摩登女……………(六〇)
- 十七 求婚廣告……………(六四)
- 十九 創痕……………(七〇)
- 二一 前途惆悵……………(七八)
- 二三 a. 不知所云……………(八四)
b. 去住麼?……………(八九)
- 二五 覺悟……………(九五)
- 二七 體貼的心……………(九九)
- 二九 快樂之極……………(一〇二)
- 三一 誰先發動……………(一〇四)
- 十 約會……………(四五)
- 十二 煩悶……………(五二)
- 十四 獨身主義……………(五九)
- 十六 明星賤何用……………(六一)
- 十八 應徵……………(六六)
- 二〇 冤哉旺也……………(七五)
- 二二 病裏相思……………(八二)
- 二四 元宵夜景……………(九四)
- 二六 不耐……………(九八)
- 二八 莫名其妙……………(一〇一)
- 三〇 受責……………(一〇三)
- 三二 答案……………(一〇八)

三三 三分郵票是本錢……………(一〇九)

三五 勿告靜貞……………(一一四)

三七 中國之憶憶……………(一一八)

三九
b.a. 自尋煩惱……………(一二五)
b. 某種訓練……………(一二六)
c. 性生活之要否……………(一二九)

四一 獨思……………(一三六)

a. 第二次……………(一三七)

b. 被中偷哭……………(一四一)

c. 穿什麼衣?……………(一四三)

d. 他來了……………(一四七)

e. 變了心麼?……………(一五一)

f. 迷着了麼?……………(一五六)

三四 辨解……………(一一一)

三六 愈想愈難……………(一二七)

三八 犧牲……………(一二三)

四〇
b.a. 長入隊……………(一三一)
b. 決不忘記……………(一三三)

h. 頭睡扁了……………(一六一)

i. 萬里省親……………(一六五)

j. 一馬離了西涼境……………(一七二)

k. 去年今日……………(一七五)

l. 別了老父回愛巢……………(一七九)

g. 冤枉你了……………(一五八)

四二	所謂教書……………	(一八四)	四四	含淚相別……………	(一八九)
四三	責任心……………	(一八七)	四六	姐夫！淚不示弱……………	(一九五)
四五	母性愛……………	(一九二)	四八	不遠萬里何所爲……………	(二〇三)
四七	我的一切是你的……………	(一九九)	五〇	溜之大吉……………	(二〇七)
四九	謹自殺？……………	(二〇六)	五二	處境困難……………	(二一一)
五一	良心要緊……………	(二〇九)	五四	姐姐的信……………	(二二〇)
五三	病中苦……………	(二一七)			
五五	是字還是淚？……………	(二二二)			

跋……………
文廣(二二六)

鶴子孀的哀思（轉載時事新報）

天 廬

「異邦情調」是友人永生和鶴子令孀的幾封情書，裏面包含着一段哀思的

愛故事。

一年多不見永生了，新年偶然在宴會上晤着，我笑着調侃他說，「現在國人正在抵制日貨的時候，你的奧樣（妻）怎樣辦」。不料他淒然的說，她已經死了。便和我談起鶴子死的情形，原來却做了這回國難的犧牲。終席我慘然無語，他的悲痛更不用說了。

永生在日本留學時代，由友人的介紹認識了他的鶴子，經過了長期的戀愛，便在東京度着同居的生活。她示意她的家庭，頑固的島民，最反對把女兒嫁給「支那人」。後來他倆愛的結晶出世了，家庭知道便把她禁起來。這時期鶴子所受的痛苦，在她臨命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來。結果她成了一個多情而遭遇最慘的



殉愛者。

我曾讀過三本流下眼淚的書，一是「茶花女」，一是「碎琴樓」，一是「落葉」，最近是「異邦情調」最後的信件。我和鶴子嬢在東京見過幾面，淑嫻靜穆，眷懷上國，我屢次的賀永生豔福，得一紅顏知己，畢生可以無憾！但多情自古空餘恨，永生竟中了「恩愛夫妻不到頭」的讖言！

我們固然哀悼令嬢，但「異邦情調」中的令嬢的精神却是永遠不死！我們把她「異邦情調」送交女子書店出版，也許可以留傳令嬢精神的萬一呢。

絮語

異邦情調是幾封情書。主人翁永生在日本留學的時代，經了女友把她的同學鶴子介紹給他以後，先則締交，繼則互戀，終乃不得不使女方背了她的家庭，兩人同渡其愛的生活，並且結下了他們愛的結晶——兒子。

當永生最後歸國的時候，鶴子家庭，雖知有永生其人，而決未想到與鶴子關係，竟如是之深，更未夢到有了愛的結晶了。但怕他們的千金小姐，萬一跟了一個中國人逃跑，貽笑鄰里，於是對於鶴子，加緊防備，形同監禁，不得已永生暫歸，而令鶴子重任教職，以爲過了兩年，她到二十五歲，（日本法律女子達二十五歲，才有婚姻自由權）可以不用非常手段，也能解決一切複雜問題。

誰知她的家庭，對於自己女兒，監督虐待無微不至。甚至迫其另朝他人，鶴子以弱女子與社會作對；受盡了環境的鄙視，家庭的壓迫。加之中日問題，日形

緊張，環境對於她更加另眼看待。她在島國根性的社會上，更失其立足之地，於是因憂成疾，終至殞命。

我與鶴子娘在東京曾相過從，淑嫻靜穆，眷懷上國，我屢次祝賀永生豔福，得一紅顏知己，畢生可以無憾。但「多情自古空餘恨」，永生竟中了「恩愛夫妻不到頭」的讖言。從永生處看見了她最後一封信，讀之令人落淚，因譯出題名「殘櫻」，登時事新報「青光」發表後，得了不少讀者的同情，有要求發表全部通信者，有要求詳述二人經過者，當即商諸永生，擬將全部通信搜齊，繼續登載青光。但是整理尙未完備，滬變發生了。永生旋即他往，事因中止。

近與妮娜議，願任翻譯之責，她與鶴子亦曾相識；過去種種，知之較詳。因將舊稿全部，托其整理編譯，刊爲單本發行。

永生與鶴子，有四五年之經過，大致可分爲四個時期，茲略述之。

(一)「第一期」可稱爲初戀時代，自靜貞處見面，至鶴子畢業爲止，此期

間兩人均在求學時代，每週大約見一次面，其中雖亦曾有過一次之肉體接觸，但是鶴子時不過十八歲，似尙未解人生真味，所以實際上，是精神交際期間也。

(二)「第二期」可稱熱戀時期。鶴子畢業，任教高等女學（即中國女子中學）永生歸國省親，此一年間，實爲暫別。三月末鶴子離了東京赴鄉任教；未幾永生亦歸北京，在鶴子離東京之前，永生過關西之時，自不免黯然。惟永生原來計畫，到了北京直赴故鄉，誰知因了鶴子之再四催促，勢不能不再往東京，同渡暑期。此一月中二人愛的生活可謂黃金時代。八月後永生始離東京返國，鶴子亦仍赴鄉任教，此一年中，除三月末三四天及八月三週間約一個月之間外，都是各自離別，而熱戀如故。

(三)「第三期」是生離時期。永生由故鄉歸東而後，鶴子已不耐再等，故決然辭去教職，到了東京。僞稱改往東京，繼續教書，其實則背了家庭，度其正式愛之生活，未滿一年，而結晶出世。時永生已由大學畢業，任職東京某處，

在大學研究。越二年，永生言定歸國，因為鶴子家中，對於他們的事情，絲毫無知，若果鶴子據實以告，恐不利於將來問題之解決，且爾時永生歸國後之一切，毫無具體決定，故令鶴子歸鄉暫待。已則先去上海。以上由永生省親後返東，鶴子辭職往東京相會，渡了實際上愛之生活，以至永生最後歸國，為別離時期。

(四)「第四時期」死別時期。永生歸國後，鶴子家中探知她東京秘密，受了家庭親戚責備，受了社會鄙視，嚴密監視，迫婚他人。以一個弱女子，與家庭社會為敵。其困苦已可想而知。於是因憂成疾，終至殞生。這個時期，可稱死別時代。

以上四個時期是經過的情形，述其大略，而將可考的通信及日記，搜寫整理，由妮娜譯出，刊單行本發行。為兩民族間夫婦留一片真情，也所以紀念此亡友。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黃梁夢

題 記

妮娜女士

這種情書本來很難譯，而通信中或只書日時，而不及年月，或只書星期，而不書年月日，或失去前半，或沒有後半，鶴子日記，又非俱係正式日記簿，或利用家計簿，（後面空白）或寫在雜記帳；年月日均不清楚，先後不明，整理為難，幾經翻閱，始知大略。通信中有完全不明者，則酌為加改，因鶴子日記上，對於來往信件，都有記錄也，惟遵重永生的意思，以不失原意為主。

初戀部份信件，大致探到無遺，熱戀部份，按信上號數等觀之，似不足其半。這一部份為明瞭經過情形起見，仍全譯出。最後生離全是鶴子的信，頗有一顧價值，惟信件太多，為頁面所限，故擇要譯出，結果不滿原件四分之一。惟以能明瞭經過情形為標準，取舍不免適宜。倘真摯之情，能夠躍然紙上，那是原文的動人。倘有不達的地方，那是譯筆的欠佳罷了。

妮娜

劇中人語

永生

承梁夢和妮娜的好意，把戒和鶴子的舊信，擇要譯出付印。在我的方面，這是很好的紀念，十分贊成，十分感謝。

遵了他們（梁夢和妮娜）的命，把舊東西翻開一看，真是令我難過。回憶過去，好想是一個美夢。但是我認為世界是一個大舞台，人生就是戲劇。我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脚色。所以一個人，今天貴為天子，明天也許成了流氓。

此次作了喜劇的主角，下次也許有悲劇臨頭。

天子流氓，不是真的。喜劇悲劇，也是假的。

這樣一想。世界的事，都是假的。是喜是悲，全看自己主觀如何。無所謂真的悲與真的喜也。

話雖如此，到底說是勉強。想來想去，總是難過。這種情形，非身入其境者，不知其中酸甜苦辣之味。

不往下寫了。寫了反增加煩悶與痛苦。「今日有酒今日醉」「當天和尙撞天鐘」這是我最近的人生觀。有了這種人生觀，則天下事，都可以不了了之矣。何苦之有？何悲之有？

滬戰協定後三日準備去東京前夜。

異邦情調

一、初次通信

山田鶴子樣：

日前在靜貞處，有機會與你見面，我們大家談話，多麼快樂！青山會館的集會，希望你與靜貞偕往，我們可以有再次暢遊機會，不知你願去否？靜貞在校，據她說，很承你照應，我也十分感謝你，但是有的地方，我想你也須得她的援助，因為她很有根底，而且用功。我希望你對於異國的朋友；予以特別的幫忙，不知你意思如何？想與你說的話很多，用筆難以寫完，見面再說罷。

你的友人 永生

二、鶴子回信

可親的永生樣：

自從靜貞處與你見面後，時常與他談到你。誰想到今日由她送來你的一封信，才知你也同樣念我，使我看了，十分高興！靜貞爲人太好，所以同學與先生，都特別看起她，我更與她親密，住校時，她也與我同牀睡過，雖然她的講話，有時我們不能完全了解，但是並不因此，稍有異感，而反添了不少興趣。對於來自異邦的志友，更應當特別照應，這是我所以與靜貞特別親密的原因。

我們與靜貞，既然如此親密，爲什麼靜貞的國家，與我們的國家之間，往往有不親密的事實發生呢？個人交情，站在國家立場上，就要變化麼？我有點不敢相信，你呢？但是我又百思不解，請你告訴我！

青山之會，因爲全國運動大會要到，我們同學，都有職份，忙的要命。沒有

自由權可以前往，能否從命，現在未敢自定。但是我十二分的想去，其希望之殷，不減於你，靜貞能去的話，我自然也可以偕往，總之我總想個法子要去，請你候回信罷。

這封信，我不交靜貞轉送，用郵直寄，不知對不對呢？

靜貞屢次問我說，「你何不給永生先生寫回信」。我回答說，「反正在你的貸家，有見面機會，將來當面回信罷。」善於調戲人的靜貞，就拿出她很伶俐的嘴說，「好！你想與他再見麼，我偏不讓你再見。」她嘴裏雖這樣說，但是實際上仍要我去她的貸家，吃「御馳走」，而且說一定約你來。你見面時，不要說我已有回信給你，因為她比我們大三四歲，所以她比我們利害。她的伶俐的嘴更是利害，同學中有異性來往，她總來調戲她們，所以大家很害怕她。你與她年紀相彷彿，（我想如此，大約稍大一點罷），大概不像我們一樣怕她罷？（編者按貸家即寄宿室，御馳走即好吃的東西也。）

來信請用「走文字」，（意即女子之字）因為男子來信，須經過學監打印。她們知道的話，一定拿我開玩笑，而且我也不好意思去領呢。

鶴子八日

三、引動力

可親的鶴子樣！這樣稱呼對麼？請你勿怪！

看見了你的來信，我是多麼快樂，你既來靜貞處，我自當前往，不過我今天見她，她問我，「山田樣尙未回信麼？」我因為一則怕你已經告訴她，已經回了我的信，二則對靜貞不當說謊，所以我很簡單的回答她說，「山田樣來信說你禮拜日在她貸家自己作「御馳走」請她來吃，望我也能來」。她連着問「你來麼」？我說，「吃飯的事那敢不遵大命？」其實呢，吃飯其小焉者也，與你見面，才是真的目的，你信麼？不信，見面時自能讓你知曉。

全國大會，我也能找着一張免費證，我打算全部去看，過過眼福。靜貞說，

你們去表演武術，要我去看，她每天拿兩個木棍，在四疊半的斗室中，東擊西打，她說是表演練習，但這木棍是日本固有國技，她是外國人，毫無基本工夫，所以雖用了好大力氣，結果還是不大高明，大家看來十分滑稽，你們同學也笑她麼？

你問我個人關係，能否因國家立場之不同，而生變化？這話說來太長，我不是學者，不能把理論事實，整個的寫出，作出一本書，爲有統系的研究。但是我比你年紀大，（你來信說你比靜貞小三四歲，你告訴我你是十八九歲的孩子了，所以我也不能把我的貴庚奉告，我比靜貞大三歲，比你又大六七歲了）。見的人比你多。聽見別人的話，也比你多，帽子也比你多一個角，所以下次見面時，我用老大哥的資格，來講給你聽。我雖非學者，但是我的這樣理論，包管你欽佩我的。我這樣自吹，你也許不信，也許相信，總而言之，見面時自可知曉哩！

但是我現在要把結論的一部，先要告訴你的，就是我承認，交際無國境，但

是這與入江博士的「戀愛無國境論」不一定相同，這一層望你放心，不要怕我；你也許不一定怕罷？

這幾句話，並不是我高論的中心，不過既與異國的你通信，也許有通信以上的交情發生之可能，勢不能不把這點東西，先行拿出，免你懷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的，就是愛國觀念，須存在大同主義之上，自己愛自己的國家，同時也應當想別的人也應當愛牠自己的國家。進一步說，就是愛國觀念，是不許存有偏見的。

太長了，說也說不完，再見。

你的朋友永生

四、疑(?)

可親的永生樣！

昨日本打算與靜貞同往神田去，看你們的國慶紀念。誰知她昨日未來，所以

我一則不知在什麼地方，二則一人去，實在不好意思。而且她說上台表演火光舞，你叫我也與她同來表演日本踊。（日本式古舞）更使我不敢到會。見了人多就要臉紅的我，那敢去到台上獻醜，所以也就未去。但是我就牀以後一人幻想靜貞表演的情形——出場——息電燈——各種有興味的花樣——大家鼓掌要求再來一套，也如身臨其地一樣，因為我知道她對於火光舞十分熟練，平地反射更是她拿手好戲。一定能博羣衆熱烈的歡迎。對於她素表羨慕的角帽，（不知是誰？你知道麼？她也常說到你的事，她說的話與意思，用筆墨寫不出來，但是並非不好的話，她說與你是好朋友，但毫無男女之意，存乎其間（？）。總之，見面時，我告訴你。實在用筆描寫不出她說話的情形，我相信她的話，我不敢不信她的話。離題太遠了，收筆罷。我隨便寫這幾句與題無關話，請你當做未看見，更勿告靜貞。）我想你一定特別賣力，恐怕又要把他們的手掌拍痛了。你的手痛不痛？我想你絕對不止爲靜貞一人拍手，還爲別的好友（？）拍手罷？連手指裏所藏的細

骨頭，也叫苦了罷？（笑）（編者按角帽者，大學生之別稱也。日本稱大學生之四方帽曰角帽。）

聽了靜貞說起關於國慶紀念的話；我十分欽佩你們爲國而死的先烈。我雖未到會，對於用鐵血換來的光榮，也當誠懇的表示祝賀。同時希望過去先烈精神，能印在爲靜貞拍痛手掌之角帽階級的腦海，（笑話也是實話）。

這幾天來，靜貞好像忙的要命，不知什麼時候，才有「御馳走」到嘴，什麼時候才可與你再行暢談暢遊？我本想問她，但是想起了「那利害的嘴，我又不敢問，怕被她調笑，因爲她上次說過「好！你想再見麼？我偏不要你再見」。我想起當時她說話與同學以我爲戲的情形，我就不敢再問她了。

你與她見面時，望你催催「御馳走」，那她自然會約我了。但是事實上，現在因爲全國大會的關係，大家都太忙，星期日既不準外出，星期六又限七時歸校，只有四五個鐘頭，實際上她貸家太遠，一來一往去了兩個多鐘頭，在她家也無

遊暢談之時間，不過想見你心切，就是不多說話也可以，望你催她定個日子。我們見見面，就可以了。什麼御馳走，不御馳走，都無關係。你說御馳走不是真目的，我也何嘗不然。那麼真目的是什麼？請你先答覆我。但你不可告靜貞說，我寫過這樣的話，其實我怕你對靜貞也未必敢以此事相告，靜貞是我的朋友，同時也是你的朋友。但是我是個女子，她也是個女子，她比你小，她也說你好，愈說愈長，不知如何說是好，不說了。請你不要說關我的話，更不要以此等話告訴靜貞。太長了，明天再說，現已十時半就寢了，作好夢了；再見，不知你也作過好夢否？祝你安好！

鶴子

五 開玩笑

鶴子樣：

雙十節是我們中國的國慶紀念，其意義（見你來信）知己爲你所深悉，我們

那天晚上很熱鬧，但是我也作了一半主席，忙的要命。實在沒有像你想想的那樣混在四角階級中爲靜貞捧場的時間。更沒有去爲別的好友，（不知你指的是誰？大約是拿拉三味線的老太婆罷？）拍手的機會。你問問靜貞，就可曉得，並非我說謊，但是你也太費心了，想了好多莫須有之事，你信末說，作好夢，不知關於此點，你作了好多莫須有的好夢否？

你此後來信，若再寫好友呀，靜貞呀，這個呀，那個呀，的好多閒話，我倒用不着告訴靜貞，我只將你的原信交給靜貞，叫她送給貴同學作「手紙文」，（按手紙文即尺牘之意）之標本。你說靜貞好調戲人，我乾脆供給她點好材料罷！看你怕我不怕我？叫你知道知道老大哥的利害。鶴子樣你不要當我說謊威嚇你；你的這一封信，我今明天見靜貞時，就交給她。你怕不怕呢？大庭廣衆之下，你不怕難爲情麼？你不怕的話，我就實行我的政策，你若怕的話，我也可以從你處要求，不要宣布你的信件。但是我有一個條件，你必答應我，我才可從你要求，

這個條件是什麼，見面再說，現在先不告訴。你揣摩揣摩，是什麼東西，你要猜着的話，就算你比我利害，請來信時答覆我。

靜貞老說，請吃御馳走，而老不說請的日子，我也有點不耐煩了。但因她貸家人多，我也不便催詢，這位大妹妹，真叫人猜不透她的心理。不過我始終也沒有說過一定想與你見面，你說怕她調笑，我在一個異性之前，難道一點人情都不懂麼？這樣一說，怕你又胡思亂想，又要想多少不相干之事。但是你不明此中奧妙，見面時，詳細講解一點男女哲學給你聽聽，當可恍然大悟。你可不要說我妄自尊大，我年紀比你大點，就是說的過分，你當小妹妹也當客氣客氣，忍耐一點才對。

你來的信，爲友人惠君所見，她把信拿到手後，要求我請客一次，才可給我，我因爲急於想看你的信，所以立刻答應，但當時有旁的一位朋友聽見，又加了一條，說是除請客之外，還要將來信公開。我弄的大半天看不了信，迫不得已，

乾脆讓他們先看，再給我看。誰知這樣一來，他們又加新條件了，這個條件就是寫信的人，來作陪才成。噯，這更苦了我了，我自己見面尙無機會，那能談到與你們吃飯呢。但是爲了快想看信之故，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已經答應了。不知你能光臨否？你喜歡吃中國飯否？又不知你有無胆量來，與我的這些淘氣朋友，吃飯否？告訴你，他們可比靜貞利害百倍，他們只要嘴一動，不管你滿面皆赤，不能下台！

明天再見罷，下次來信，寄在神田。因爲較近也。我也要作好夢了，再見，這封信給

可親的鶴子樣！

永生入號

六 候信

可敬可親的永生樣：

這封在未接來信以先動筆的，請勿急細細看。（郵政局前附寫）

等了好幾天，沒有回信來，我是何等着急呀。我一聽着送信的小父樣，（按，即老頭兒，日本學校多用老頭兒爲聽差）進了齋門，嘴裏不敢問，（也實在不好意思問，怕同房的看出我的心思）有無我信，但我的眼睛，總是釘在他手中的那粉紅的桃色的碧色的一把信上，一至於他出門爲止，這樣狠熱心的歡迎他來，狠失望的看他走出。一天有三次，真是把我望眼欲穿了。甚而至於疑惑他未把信拿全，昨日前日似乎你應該有回信，而他始終未送來，我有點恨他了，也許他老氣橫秋把我的信遺失了。昨日風很大，也許是郵差把信棄失了罷，我真想不出你不來信的原因。

或者你對我生氣了麼？但是看你的書信，絕對不至這樣。報載中央線電車出事，你去神田時，萬一出個意外麼？不至於罷，你又非九州四國的鄉下人。真使百思莫得其解。靜貞每天來校，雖也說到你，但我不敢問別的事，怕她看出我的

心事。

也許我上次寫的信，有失之察處，你所以輕視我，不睬我了麼？但是看你的來信，好像你也不是因微細小事，而怪我的人。況且你以老大哥自居，（你年紀比我大可以稱哥哥，也承認，我也願意。但是可惜我自己沒有這樣一個親同胞的哥哥，只有姐姐與妹妹。）對於小的妹妹，也應當原諒才對。我上次信的話，也不全記得，請你寄回讓我看看，到底我寫了些什麼話語。

萬一你有不滿於我，或因靜貞關係，不便爲我寫信，也請你明以告我。我與你狠願意作了朋友，藉以領教。我更十二分的感謝靜貞，因爲她把我介紹給你。我狠願意像靜貞一樣與你作同樣的交遊。我雖這樣想，我總不信，你真不給我寫信。但是事實上又沒有信來，又如何可以證明，我的幻想是錯誤呢。

好了！我再等兩天，萬一你對於這封信，再無回信，那我的幻想就是事實了。我爲防此信遺失起見。決用掛號寄你，但郵局的人。都認識我們，我們去郵局

，他老先把信面一看，同時把我們面孔也望一下，送信去，可有點難爲情。噫，我不管他了，我仍想給我家裏寄掛號信時一樣，狠自然的送去，反正他沒有監督我書信自由之權。我又何必怕他呢？但是普通信件，我總怕他們拆看，我們學校前的郵局辦事人，他們都是狠壞，同學們去送信，或寄包裹，他們總故意爲難，問這個問那個，名字寫全了麼，地址寫對的麼等等，但是同學中有個叫敏子的，倒與那儲金處川島樣，狠要好，這位川島爲人狠和善，在郵局中算第一好人。

說來說去，又離了本題了。今天下午我與靜貞見面時，看看她口氣如何，也許她能把你的情形，詳細告我。（早晨寫）

可親的永生樣，不論如何請你給我一個回信罷！

我明知你不至棄我，我相信你願意與我爲友，你說你妹妹已死，可惜我沒有福氣作你的妹妹，但我狠願意作你的妹妹，我對於你不來回信，總有好多懷疑，是什麼道理呢？噫，都是郵差不好，不然一定是半瞞半壓的小父樣不好，反正他

們兩個人一定有個人遺失了你的信，使我着急，想多少心思。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心中不安；你不見我的信，不知想心思否？

十九日夜十時繼續：噯！真把我急死了，你的信今天上午十時才來。我第二鈴下課後，一個人獨坐運動場上痴想，淘的智慧子飛奔而來說，鶴子姐，那個用狠大信封寫隸書字體的信來了！我從小父樣處替你要來，連說帶笑已把你的信放在我的手中；我看見是你的信，高興萬分，但她坐在旁邊不動，我也不便開封，幸第三鈴響，大家都去上課；她也跑去了，我才跑到廁所用了十分鐘工夫，把你的信大概看了一下，我兩三天的懷疑才算冰釋。還是我想錯了，前半信幸未發，不然反叫你多心了。但是，我既已寫出，請你看看也可以，使你知我念你之切。此後你或者不至再不快覆信了，故仍寄呈。

此後來信，望你用數字記了號數，我也用羅馬數字記上，萬一有個錯誤，也可以察出。這封信就算6號罷。時間已到，恕不多寫，今夜也許有更好的夢。前

兩天有無佳夢？7號信詳報。

鶴子

七 A 更衣看信

永生樣：

二十日午夜九時半在回覆你的信之先，想向你要點東西，不知能蒙賞賜否？這個東西並非自用，而是送給人用的，爲什麼向你要東西送別人呢，待我講給你聽。

智慧子，在6號信上業已說過，她是我們的小妹妹。她把你的信送我以後，回了教室，大家向她問鶴子何以不來上課，天真的智慧子，告訴了她們說，我接着了隸書體寫的大信封的信一件，大抵去看信了罷。這樣一來，把她們惹下了，我上次在6號信上不是說我爲避人見計，在廁所裏看你的信麼？看完信到了教室，先以先生之責問遲到，繼以我的態度的不自然，再加以她們聽了智慧子的話，於是

她們斷定我的信，一定不是家信或平常信，（你自己想想是否平常信？）所以下課之後，大家說我在廁所偷看 Love Letter，並且說除看信外不知再幹些什麼事。真是我滿面通紅，不知如何辨白。其中有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與我同齋名叫芳子者，什麼 Sweet Heart 呀，愛人呀，今夜不與鶴子同床睡覺呀，不清潔呀！說了好多。結果大家問我到底是誰來的信，我迫的無法，說是在建築公司作事的表叔來的信，於是她們一齊說，大概是那二十幾歲，嘴上無毛的表叔罷。她們這樣一來，我更是不能回答。智慧子在旁又把信封的大小樣式字跡等加了一番解釋，於是芳子就狠獨斷的說，「這一定是你表兄的信了，姓誰名何，快快講來，」年歲身材，關係程度，問了一大堆。我也就乘機說了個謊來自圓其說，曰「表叔在建築公司作主任，他的侄子名政二，也住在他家，現在大學讀書，這封信是表叔來的，說家中學費已經匯來，要我來取。政二君也附信問好」。她們大家齊聲說，「你有表叔已經比我們有福了，更有那樣好的表兄，真是福氣太大，罰你表兄哥

哥買兩塊錢的餅乾，送給我們無表兄的吃罷。要不然，下次來了那隸字寫的大信，對不起，違重同齋公意，一律充公收沒，我不得已，乃答應自己出錢請客，但是她們說非在三越買的不成，非政二哥哥寄來更不成，我雖受迫，然未敢答應，怕你不買給我，使我失信，而且我與你雖狠要好，但只見過一次面，終覺不應啓齒。不過她們既已要求，我不答應，怕她們真與我爲難，把你來的信收沒不還，或者她們認爲我要不來餅乾，也許小看我，所以狠不客氣的請求你。我打算在下次與你見面時，送給你一個自己編織的絲線燈盒，我已經買到了線，現正在偷眼編織，下次見面時當面奉呈，藉表微意。還有一件事，我真有點怕她們開玩笑，把你的信不交給我，所以附寄細文字寫好信封十張，你與自己所寫者夾雜用之，免她們注意也。

時間太晚了，凶惡的舍監又來催息燈了，明天再寫！ 十時半。

B 她也開玩笑

永生樣，你來信說把我給你的信送靜貞作爲她調笑我的材料，你不要嚇我，我現在才真不怕你呢。而尤其是我見了你這一封以後，我相信你沒有把我的信給靜貞看的勇氣，你也許還怕她知道我有信給你，我隨便造了點靜貞誇獎你的話，你就好像狼不自安的再四辨解，不知是什麼理由？我真有點不解。我真有點懷疑，你不是說「在一個異性之前難道一點人情都不懂麼？」那們你在我的面前，（我對於你是你所謂異性者也）也應該懂點人情才對，口口離不了靜貞，我難道不是你的異性朋友麼？在你的男女哲學還未闡講之先，我倒先請你把這個問題先講張我聽聽。

永生樣！不要想我說的是笑話，不是實話，我十分相信你與靜貞交情的程度，我更相信你不是個亂七八糟的人，我雖與你見了一面，但是我把你的一切，已觀察了個大概了。請你不要笑我善吹，我實在有點知人之明，這次與你經了長久通信之後，下一次見了你，我管包能認識了你的一切的一切，你信不信呢？

你說「若你怕的話，我也可以從你要求，不要宣布你的信件。但是我有一個條件，必須你答應我，才可以從你要求。這個條件是什麼，見面再說（現在先不告訴，你想想是什麼東西，你要猜着的話，就算你比我利害。」我想來想去，想不出你要求什麼條件，大概是你要我給你作個掉子套不是？或是你想吃靜貞處的那樣新奇的點心罷？是麼？要不然我想我請你看電影麼？上次我在松竹曾經看過有聲電影，真好呀，有聲電影真可以算是把戲劇音樂跳舞唱歌弄在一起的聯合美術，我想將來牠有壓倒無聲影片獨占好萊塢之可能。不過想卓別麟那樣子的無聲片，恐怕未必是有聲之敵罷。你叫我請你去看到這樣好聽好看的有聲片罷？你是運動家，是想要全國大會的通行證罷？但是這種入場券，你也許比我容易找到，用不着我的。我想來想去，還想了別的好多，在你也許必要的東西（？），我不敢自己決定；你是否真正必要，所以你的條件在你不說出來之先，我實在不敢冒昧揣度。永生樣！有什麼條件，請你說出來罷。就算我猜不着，我不比你利害

「好麼？你告訴我罷，免得我着急，你這樣一來，信件來往，我又得等兩三天才可以知道，我真有點着急，有點恨你了。爲什麼不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不是，不是！我並不恨你，你不要生氣，我不是恨你的人。我恨你是因爲你不把所要求的條件說出，叫我着急！那們我是恨你的自來水筆了，牠不把你所想寫的事引你寫出，是牠不對。但是一想，自來水筆不是有腦袋的東西，我不怪有支配自來水筆權力的人，而怪自來水筆本身，豈非大憊，真是笑話奇談！那們我不是自矛其盾麼？我明知自己矛盾，但是不知如何是好，永生樣！請你勿怪！」

「永生樣！還是請你快點告訴我，你要求的什麼條件，我力之所及，無不從命的當了！你要求的什麼條件，我也有點想到，但是，我偏不先說，看你如何？你們男人真壞呀！都想叫女人上當。永生樣！這句話太藐視你了，請你不要責我。就是萬一男人都壞，你也決定不是與普通男人一樣。況且這裏所謂壞者，並非惡

字之意，是比女子利害的意思。不過你到底要什麼？你說出來我豈能不答應麼？請速告我！不對也許有在勢在理不便答應之事，那可請你原諒了！不是，我說錯了，可以答應，不過你未說出以前，我不能知道你的要求，根本不能說答應不答應，所以結果還是請你先說出來。看你壞心眼兒用上用不上。靜貞處人太多，也不便勉強，她請客，而且在三十號前，也實在難以外出。過了大會後，再當約時暢遊，你能等十天的工夫麼？老實說，我實在有點不耐等，但也沒有法子，我們都忍耐忍耐罷，我也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總是坐立不安，不知你是否也與我一樣，你老實直接了當的告訴我罷！你要什麼東西呢？

你的朋友，也真淘氣，男人們真麻煩，專門與女人爲難，到底女人們客氣一點。但是我們同學也是一樣不客氣，其英雄之氣不減七尺之軀，你朋友既願同座，有了機會自當奉陪，不過我怕人多處臉紅起來，不好意思，你能爲我解圍麼？

太長了，寫也寫不完，見了你的回信再寫罷。

鶴子

八 天下三寶

可親的鶴子樣：

遵了你的命，就把這一封信算爲永六號來回復你的鶴6號及鶴7號罷。

今天夜間回寓，同時看見了你的兩封信。我見了你的信，十分高興，所以忍耐着我很餓的肚子，先去看信。但是看完信後，更覺快活，倒多吃了兩碗飯。鶴子樣！你真利害了，我若得了胃口病，你還可以爲我醫治。我告訴你，我們有時吃中國飯，有時吃外國飯，有時吃日本飯，我是不論吃什麼菜都能吃的。山珍海味也能吃，饅頭包子也喜歡吃，西洋式的番菜亦好吃，日本式的生魚與醬湯也高興吃。

你喜歡吃中國飯麼？我認爲外國大菜是適於鼻，日本料理是適於目，中國飯菜是適於口。雖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以爲還是中國料理有普遍性，因爲日本菜雖

有牠的妙味，但是不解其味者，難以入口，故非專門家不足以知其味之美，中國菜則無論東洋人也好，西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不管牠所好吃程度不同，但沒有人不好吃的。所以我說中國飯是有普遍性的，是民衆的，而且大家合食，是親善的，平和的。日本菜則是專門的，趣味的，你以爲然否？

說到吃菜問題，又聯想到了別的事了，有人說天下有三寶，就是中國菜，西洋房子，日本奧樣（按卽太太）。意思說，鑒究吃的話，總要中國的山珍海味，最爲適口。住房子則當首推近代式的西洋建築，最爲舒服。還有一樣比食住兩件大事，更要者，就是奧樣（別人都說萬分必要，我不懂得，請你告訴我）據說是日本女子最能實行良妻賢母主義。要娶老婆，總要找日本女子。我對於食住兩者確認爲有點見地，奧樣問題領倒要教了，非惟沒有經驗，也未到別人家去看過。但是我也不敢反對這個學說，（？）不過我既然沒有經驗，我的信仰就不能徹底。希望你能把「日本奧樣」，所以好的理論與事實，告訴我，（當然只能告訴，此

事豈能經驗麼？）叫我不止於一知半解，那就感謝不盡了。

閒話太多了，言歸正傳，來給你回信罷。

我把回信給你寫的晚了一點，勞你想念，真是對你不起！我更對不起你們的小父樣及郵差，代我受罪，我也並非不快回信，因為夜間寫好，送到郵筒，第二天才能拿去，所以晚一晝夜才達你處，就犯了重怒了。請你恕我，下次見面時鞠躬認罪就是，你有別的處罰條件也當承認，不過條件二字再不敢說了，說出來，要麻煩了。

不過你的信寫的太長，我再四翻讀費了兩個鐘頭，才把牠看完，你真能寫呀！一寫十多頁。我所不解的，你爲什麼不見我的信就那樣着急。（那們我在靜貞處不與你見面，你又將如何呢，）話雖如此，我不見你信，我也是一樣着急，而且這幾天，把我弄的有點立坐不安，顛三倒四，到了夜裏更是有點不自在。鶴子樣！你真害人不淺呀！我夜裏還未作夢，已經是受罪。再像你那樣作起美夢來

我就……我現在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咧！

我們正在補考，想這樣來我真非落第不可。我萬一落了第，那你精神上可得負點責任。沒有你，我沒有心思；沒有心思，就可安心用功，就無落第之理。靜貞說你非常用功，成績也甚好，你考第幾，高等專門以上學校都不發表成績，我想你們也無榜示罷？萬一你也因胡思亂想而至於成績不好，那可真對你不起。

你屢說大家都注意你，小心點，不要爲毒虫所咬，女運動家更爲毒虫所嗜。

你所要的東西，我明早寄去，我決用速達郵包。當與此信同時到着，智慧子若好好爲你拿信，多給她一點；若她不學好的話，不要給她吃。你就說是老大哥吩咐，她是小孩子，一定會聽話。至於說「什麼Sweet Heart呀」「愛人呀」的芳子等，她們一定是經驗豐富的人，你還是對付對付，你就說「所謂政二哥哥特爲請你們吃而寄來的」好了。她們要想別的點心，我再買一點也可，只要她們是你的朋友，我都願意犧牲，我對於你的朋友與你一樣看待。但是也看什麼事，未可一

概而論，特此鄭重聲明，以免不懂男女哲學的小孩子們起來無謂（？）之誤會。

鶴子樣！你真利害呀！你人小而心不小，我的男女哲學尙未開講，你就已經實踐起來了。我決定辭職不講了，像你這樣的學生，我實在有點教不起了，謹此辭職，以免吃虧。你前幾次信看來完全是小孩子，這一兩回的信，你簡直來與老大哥開玩笑了；你胆子真不小，誰教給你的？快快自供！

我要求的條件，你真不明白麼？你何以有時不懂男女之別，有時你又開講男女哲學，真的矛盾呢？假的矛盾？你說男人壞，我看女人更壞。你的意思我懂得了，我偏不上你的當，看你如何。你以爲那樣一寫我就上當，你假裝大人，而愈顯出你的小孩子氣。

我的條件，總而言之，不見面時不能告你，見面時你自然會曉得的。現在暫且不說，偏偏讓你急急，偏讓你不自在幾天，你恨我麼？我所要求的條件，你當然是可以作到的。鶴子樣！你真想不出麼？我要問問你今年幾歲呢？不說不說偏不

說，反正將來誰先說出誰算輸，誰先作出，誰算贏，好麼？不管好不好，到時再說。

還有十天，我們就見面也用不着在靜貞處再催。

永生 二十二日夜十二時

九 一個K(?)

可親的永生樣：

你來信說我寫信太長，你的信也並不短。而且看來很入眼，她們都喜歡看，你大概常寫這樣的信罷？很有經驗罷，寫給什麼人？讓我來說說，看對不對，你們學校隔壁的S K女學的同志罷，下音樂學院的摩登女郎罷？我想起來了一件事：在今春大學競船會時，參加的有數十隊，最惹人注意者，是應援隊分野之各有門路。如三田女學之於慶應，K B之於帝大，O S之於商大。或是地址相近，或

是系統相同，都有她們或他們的特別因緣。應援你們貴校的好像是S K，T G爲主，我想這兩隊娘子軍中，一定有好多向貴校進攻，或被攻的同志，同時你一定是戰士之一罷，不知對方是何如人，我倒想看看。

我們學校因爲歷史及先生之關係，與軍事學校方面關係較深，所以屢次的運動會，我們總是爲幾個軍官學校賣力。想來人生也奇怪，就以我們學校說罷，不去鼓勵同道同志的M S女學體育部，偏去爲面孔黑凶的軍官學校賣力。爲的是什麼呢？不知你們在運動會上也是一樣心理不是，恐怕還是更甚於女子罷？愈想愈奇，世界上不論什麼，總是同一階級的容易團結，有產階級，無產階級，智識階級，無識階級，世界上的階級說來真多，無事不是階級，無地不是階級，但從未聽見男人階級，與女人階級。在現在的社會上，從未聽見男人階級抵制女人，或女人階級抵制男人，而殺人自殺等極端現象，則往往發生於男人爲女人，或女人爲男人，而並不常發生於男人爲男人或女人爲女人，多麼奇怪。從未聽見男人階

級殺了女人階級，亦未聽見女人階級抵制男人階級，而女人與其不同性之男人，男人與其不同性之女人，反有相親相愛之事實。男人與女人爲什麼這樣容易融合呢？這樣看來男女能融，則天下太平，社會安寧。男女之道亦大矣哉！亦高矣哉！淺學的我，莫明其妙，大抵還是我的見識不及你，想不出其中奧妙，下次見面領教罷！

來信問我愛吃中國飯否？那是再好沒有。不過中國菜雖常有吃的機會，但是中國正式宴會我還未曾見過，你若能賞光，那是再好沒有。聽說中國飯是八人爲桌，若人數不足的話，我可以代你請三個女客，但是社會上既須男女融和才能平安，所以想吃平和式親等式的中國宴席也當男女平均才可免得在菜館子裏發生殺人自殺之事，這層請你注意。

你說日本料理無普遍性，是專門的，我很與你同感。但是我們不能因日本料理之不易知其味，而妄加譏評。所以我同時想到日本料理之不易爲人所嗜，與

中國音樂之不易爲人所解，其理由一也。就因爲日本料理必有調味智識，然後知其妙味。中國音樂亦非有聲樂智識者，不能聆其意。我以爲日本料理可以比中國音樂，西洋音樂可以比中國料理，一則專門，一則普遍，各有其味，各有其理耳。中國音樂除中國人外，在毫無音樂智識者，看來不是說「吵死人，震破耳膜」便是說未開化時代之悅耳器。但是這個爲外行鄙視之中國音樂，其實在東亞文化藝術上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更未聞真正了解西洋樂理者，以未開化時代之悅耳器謬視中國音樂也。所以我以爲凡一事物，牠能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之理由，毫不加以研究，而妄加謬評者，適足以證其所見之淺也。

永生樣！你這人學問真不淺，出了種種問題來考我，也許是心中不懷好意罷？天下三寶，這到底是那個學者所發明。我既未曾當過奧樣，也並不準備作奧樣，（這話也未能決斷）那能曉得這樣深奧的事呢？你還說什麼「相信是相信，不識不澈底」，要拿我來……澈底的……不成。——你真利害，你這樣一來，我非

惟不答應你的一切條件，我連信都不寫給你了——不不不，那才不能，你信來的晚一點，我就着急；你生了氣，不爲我寫信，真可急死我了。

又要快搖鈴了，我這幾天總覺的日子太長。與你見面後還未滿一月，好像已經過了一年半載，但是我給你寫信，總覺得時間短，我這幾天的自修工夫，完全修在你的信上了。我落第倒不至於的，不過我在中學讀書時代總是三名以前，從未考過三名以後。東京人才太多，各地優秀份子，集中於此，我上次是第五，明年畢業我就是避在廁所看書（因爲十時後不准點燈，女子競爭心甚，故不得已，在廁所電燈下看書。）我也要考第三以前；不過你這樣害（愛我麼害我？）我恐怕要倒數第三了。但是我是自作自受，并非你叫我不用功，所以不能怨你。不過我想再過一禮拜可以與你見面，到了那個時候，把想說的話全說完，那們我就可以安心用功，不至像現在這樣立坐不安了。但是這一個禮拜，還有七八天，真有點不耐等了。我們校長真討厭，這一個月與坐監獄一樣的，一點不能出門，所以全

校除了三兩個自暴自棄的人而外，簡直沒有人敢出去。

承你賞賜的食物，還未收到，不知是什麼好東西，但是我已經告訴她們，所以都引頸待望。他們不待我說，聽的小父樣一來，就跑去問了。好像比我還着急。反正她們也是空着急，沒非真便宜，她們總沒有和你談話的或去看有聲電影機會，甚而至於K……呀，我說錯了，我上了你的當了。我想我與你是很純潔的朋友，但是寫出了一個K字，就連想了好多別的事（？），叫我有點不自在。我身上有無發燒。我連想將來的將來，我真有點害怕。但是同時我也覺得也許有可喜歡的事。我明白了，我看了你所謂要求條件，恐與這個K字有點關係罷？總算你利害，我上了你的當，我不再往下寫了，免得我就眠後心中不安。

永生樣！你真大方呀！又要買點心給她們吃，我本想不告訴她們，但我又怕負了你的好意。告訴罷，我實在有點不安。我想一想再決定罷。你這人真可笑，只叫別人懂男女之情，而自己作的事，好像毫不懂男女之情的人一樣。察齋的又

來催了，明天再寫。

鶴子

十、約會

鶴子樣：

二十五日的信已經拜讀了。我寄給你的郵包係用快遞，何以尙未收到？市外的郵件，往往有這種事情發生，真對你不起！但是你看見這封信的時候，一定可以收到，也許已經吃過了。

我已經找到了全國運動大會的通行證，決定去爲你及靜貞，並你們同學們去應援。你說在春季競船會時，我們學校是S.K.及T.G.兩校女郎應援的目標，不過這兩隊娘子軍中從來未有人向我進攻，我也未曾去攻過她們。并夠不上你所謂「戰士之一」，所以更談不到「常寫這樣的信」。你既說，軍官學校會作過你們的應援目標，那們此次大會一定有好多「氣付」「按卽立正口號」的同志來爲你們進

欠賬罷。小心點！萬不可亂出風頭，去打衝鋒，（軍人之代名也）免得送了性命。

你真會拷竹槓，既然要我請你，並為你請你的客，還要我為你的客請陪客，直接了當說出來就好了，還造出許多理由，來強迫我從你要請，你真聰明呀！但我也並不糊塗，準為她們每人拉一個意中陪客好了。但是她們可得聯合還請一回才可以，不能白吃的。

「中國音樂好像是日本料理，西洋音樂好比是中國料理」。「日本料理之不易為人所嗜與中國音樂之不易為人所解其理由一也」，這個那個說了很多，真是領教的很，還說我「學問不淺」；專來考你，那們你是專來教我的了。

我前幾次信上屢經說過的，所謂條件，你已經明白了，那們也不必我說出來了，還是你比我大方，其實我也許將來能說出比你更大方的話。不過現在還未到說的時候，所以不能不謹慎，免為人以輕薄來看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將來所說更大方的是什麼話？三十日還有三天了，到那時就說你見面後不覺一個月了。

這一個月的光陰，我覺的比一年還長，中國有句詩叫作「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就是說一日不見面，好像過了三秋一樣，是表示相思之切。你來信也說「未滿一月好像過了一年半載」，下次見面時，請作一句相思詩給我長見識。

你爲了念我而影響了你的功課，真使我心中難安。好在大會三天中有好多機會可以與你暢談。那們我們利用這三天工夫，把爾我所想講的話都講講，以後你就可以安心用功，我希望你在畢業考上第一，我也可以有代表你的父兄（太冒昧了）參加授證典禮，看你總代全體致詞謝師之光榮式。

我平日就是這樣，并不因爲給你寫信就妨害了我的讀書，你一點也不要爲我担心，我是個不用功的好學生。

靜貞這幾天聽說她的木棍，比以前拷的更利害了，我好久未去她貸家，不知她們的席子讓繩一個月來踏成什麼樣子了。三十日開會式後就有你們和其他體育女生的表演，不知你們兩人排次各在何處，請詳細示知，免得我找不見你們的

位置。你在會場中是擔任什麼職務，在何處可以找見，均請詳示。我決定坐在水門汀看台左邊第九層第一列貴賓席左下，你來看我較便罷？我想你們一定有飯票發給，但我打算自己帶清風堂的三明治三四份，你與靜貞能來的話，我們可以在階下咖啡室去同吃。我還帶點別的水菓等品，藉以解渴。反正你最好於開會式前到貴賓席來與我一談，再好沒有。但是有靜貞同在，一切有點不大自由，你也稍爲謹慎一點，客氣（？）一點，免得靜貞懷疑。我再與你商定，兩人談話和同遊時間。

你若晚點回去，也可以的話，我可以同你去看有聲電影。但是這第一次不要對靜貞講的，爲便利以後的交情，我也願你與靜貞二人有同去觀影機會。望你用快信覆我，我實在着急呀！

永生八號

十一月三十日

永生樣（此信是特別快信）

你的快信已經來了，點心已經吃過了，真好吃呀，見面時再致謝感意。這封說明早托人在市內用快信寄開，下午定可收到。我們的表演決定在十時半，我是前三排左邊（西邊）二列，靜貞在右前七排，右邊第三列。你坐的位置是中心地方，當然容易看見我們。在十時以前絕對不能離開選手控室，過了十一時則各有專職，表演之後，我是在南邊門驗票，十二時後我大概可以去找你。但是也許有同學看見不好意思，請你在我未看見你以前，不要大聲呼我，不過我們的觀覽席也在中央下邊，離你座位不遠，我打算與靜貞偕去，但她並不知我要找你，所以你見着我們時，小聲喚靜貞也可以的。

我們都有午飯票，你把三同志給我一份，送給別人，還可交換飯票一張。那們就可同去飯堂，免得在啡室化雙份錢，因為飯票可以換別的冷飲品也。

按規定五時後，可以自由。九時歸校，但是到了下午，若找着人頂替，也可

以離開的。所以會完以後，也可以出去看電影。但是電影場裏沒有電燈，我不喜歡黑暗地方。不！我不敢去黑暗地方。想起電影院的樣子，真是有點害怕。一想其中情形，已經渾身發抖。去呢？不去！不去罷？實在心中想去，而且好像求之不得。去罷？又有點不安，如何是好呢？而且我的祖父說，電影戲院不是年輕女子可以去的地方，東京繁盛之區，最易爲風華所迷，往往因此而失足者，不知凡幾。那們我還是不去爲宜。但是回頭一想，與我同去的人是一個很好的青年，此人他對我很親切，我若不去，也許得罪了他。而且同學中不去看電影的人很少，也並不聽見有人說她們壞話。

昨天你的點心寄到後，同學們都很羨慕，說也願有這樣一個表兄。好像求之不得，那們他人求之不得者，我又何必得而不求？豈非自棄？我想來想去，沒有可怕的地方，我決定要去了。但是我先與你約好，你可不準有無禮舉動。但是上次信上的條件，也許許你，但也許不許。

永生樣，老實說話，我一方害怕，一方喜歡，你對於我千萬不要弄出叫我害怕的舉動，我希望我對於你時常喜歡，而毫不起害怕之念，就好了。噯，你的魔力倒不小，爲什麼能叫我既害怕而偏又喜歡，既喜歡而又何必害怕呢，我真不能自圓其理！

我們要去看電影的話，我想還是與靜貞借往爲便，將來我再與你二人獨往，你以爲如何？我覺的一方有點不安心，一方對不起靜貞，不過我又想我們機會太少，這樣一來，又減了不少談話時間，隨你自己決定罷。我們同齋幾個淘氣同志，都曉得我與你在大會相見，一定很注意我的舉動，萬一在會場上碰見的時候，我也許介紹她們於你，什麼「意中陪客」等話，初見的人，千萬不要太放肆，免得她們認爲輕薄。我信你絕對不是這樣鹵莽的人，不過我愛（這一個字太冒昧了，但是想不出別的相當字借用而已。）你心切，怕她們萬一對你有點不好批評，我心中多麼難受，所以把我想到事，不管對與不對，簡直把牠全說出來，促你注

意，失言之處，還請原諒！

你自己願意請客，我已經誇獎過你的大方了，何以又拿「強迫請客」等話來不大方呢？誰叫你「每人拉一個意中陪客」，難道陪客還有什麼意中不意中麼？不論什麼話你總是曲解，可見你是存心不良，還來說我拷竹槓。

再兩天就與你見面，想說的話太多，不知從何說起。現在把想與你談的話，記在日記簿請你也記着。免得到時忘記。最好把回信翻看一次，你的信我都保存下，我都記着了（因為我每天看牠的關係）有時在被中也看，但是有害心身（？）所以就寢後，看你的信有點不妥的，你想是什麼？

鶴子

十二 煩悶

親愛的鶴子樣：

這樣稱呼你，是你已經答應過的了。你說你沒有哥哥，願意把我當哥哥一樣看，那們我此後應稱你爲妹妹了，想起大會的經過，真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三天日子，第三天電影館中的情形，更使我不能忘記，你既然已經准許我 K I S S，你又何爲哭涕悲哀！既已哭涕，又說不是悲哀，而是高興，到了極點的反響。不知什麼原故，弄的把從不落淚的我，也不得不陪你揉眼，想來也好笑。雖然與你談了好多，但仍覺未能談完，我以爲過了大會，就可以使你安心用功了，誰知我這兩天來，比見你以前更爲煩悶，不知你的情形與我一樣否？但是我不敢使你犧牲功課來同我談心，所以只得忍耐自己從你之約，每禮拜日見面好了。

我想起電影院中的景况，真是忘不了，我想到此後，你當然還允許我這樣要求，所以對於今後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你對我說，「若真愛我，是勿爲比此以上之要求或妄想。」我老實對你說，男女聖賢所不諱，但是我自覺尙有相當自制力，對於你我決不爲無禮之要求。因爲我既愛你，不應該攔礙你也。這一層請你

放心，但是萬一妄想，由你出發時，那我可不負責任，特此聲明，以昭慎重。我却有點自信力，你有自制的自信力麼？我看你實在難說，所以我願意將你的原話拿來改幾個字叫「若你真視我爲親兄，勿爲比此以上之要求或妄想」。送回你，看我們兩人誰能實行自己的話？誰有自制力？

永生

十三 賤骨頭的男人

親愛的永生樣：

正在着急的時候，你的信來了，使我何等的快樂，第一天坐在我的下邊的位子樣，你大約還記着罷，她問我「那天的那位電杆的長朋友來信了麼？我說來了，但是我只告訴她以大概，我未敢詳細告訴她。我也並未說你是中國人，因為她與靜貞也相識，怕一到了她的耳聾，又爲靜貞所知了，叫我真有點難爲情。想起來真可笑，一見到靜貞就聯想到你。告訴她罷，恐有未便；不告訴罷，也覺的不

大對。但我與你並無特別關係，又有何不可告人之處呢？不過最好再有一次機會，我們三人見一次面，那我就可以在那時候表示，與你接近，實因她的介紹，那們我的面子上，也覺得好看些，不然好像我儉的與你來往一樣，總覺不大開心。

你說怕我無自制力，我敢說我別無所長，惟這一點尚可自誇，絕對有把握，請你不要以自己之心度人，更用不着自作聰明，來探我的口氣。（是不是？老實自供！）我這一次可不能上你的當的，（也許有非上當不可的日子）；但是我一切要用理智去決定，決不任感情之驅使。你若不信，試試看罷，但是到了將來的將來再試罷。

今天報告點我們學校情形給你看罷。

人見樣是日本的頭一個世界的女運動家，也是我們校長最得意的高足，所以她張口也是人見樣，閉口也是人見樣。想叫我們都成了人見第二，她說人見樣不日來校，與我們大家詳細談談歐洲女子體育界情形。我們大家倒沒有什麼，不過

把幾個男教員（他們的性情與你相似）一聽之下，高興的眉笑眼開，恨不得叫她當天就光臨。想起來真可笑，男子們真是賤骨頭，爲什麼對於一個女人那樣迎承？你總不至於與他們同樣罷？聽說人見樣在青年男子間，成了談話資料，無人不羨慕她，無人不贊賞她。每日新聞又聘她作了記者，身價更高了十倍。但是人見樣自身呢？運動過度，聽說有結核病。運動本來是達到健康之方法，所以健康是運動的目的，各種運動不過是達到身體強壯的手段而已。爲了運動過度，而至有病，這是完全錯誤。現在各學校獎勵選手之養成，而忽視全體之運動，這是教育上最大錯誤。不過這件事也不能全怪教育界主持不良，也是社會全般錯誤心理所以使然。比如有子弟的都來送在選手多的學校去讀書，各大公司選擇人才，也以選手爲重要條件之一。當現在不景氣時代，失業者日有增加，學校造出來的人材，無法處分。惟各種選手到爭相收容，毫不知就職之難，拿的大薪水，出的大風頭，也不必作應作的事，就可以生活滿足。像這樣社會，那能使教育界不造此不合

教育目的之人材呢。

閒談太多了，回頭罷，人見樣不高不低，不肥不瘦。她的活潑的笑臉，與伶俐的口才，確能引動人愛她，不惟男人，連女子好多也喜歡迎，我想你也愛慕她罷？我想你對於人見樣的羨慕不在我們的那些男教員之下罷，中國的人見樣是誰呢？你所羨慕的不一定是人見一派人為限罷？上次在青年會看見的那位麗華女士，據你說是中國學生界之交際花，但是我看她的樣子，不像個運動家，你自己說與她無什麼關係。但是我觀察你對她態度的親熱與隨便，好像還在靜貞之上，兩個大圓眼鏡，很高的身材，不肥不瘦，一舉一動，處處動人，穿的高跟鞋，剪了髮真是摩登萬份，一定合你的條件。你說我的美中不足，是身材略長，像你那樣電杆長的人，除了那位麗華女士恐怕沒有合上這個條件的人。永生樣！不要騙我，老實告訴我得了，反正我與你的交情，不能到今日以上，我前天看見你很多別的像片，使我心中放了好多事。老實說，我相信你，不忍疑你，但我終不能不疑

你。你的環境是那樣的，我是個異國女子，那能與她們同樣受你的待遇呢？還有與麗華相隨的還有好幾個女子，你都是狠熱的，你在我的面前，特別作出親熱的樣子，好像故意給我看似的。

永生樣！因為說起人見樣連想了好多別的事，我心裏很難過，說了好多不相干的話。我希望是我的幻想，也希望你念我孤獨，安慰我！但是我總不相信你「寫信去，連回信都沒有的一個」的異性，能那樣親熱，那樣隨便麼？永生樣，你說你不騙我，我不敢妄疑你說謊，過去不管牠如何，從十月三十日以後，我們兩人應互守自言，不能相欺的，因為我把一部份的精神已為你犧牲了。

離題太遠了，把我連想帶寫，眼淚都流下來了。不知我為什麼喜歡流淚，我自己想起又好笑，笑完了，我又認為我的幻想，都是錯的。你一定喜歡我，愛我，絕不騙我，我很自信。下次見面還許你K，但不準動野蠻，文明一點才成，像莊公對襄那樣勸武，可不成的。不寫了，不想了，想起來多麼難過！

太晚了，見面再說，你這次不要來車站，我自己可以去。再見，再見時之快樂何如！

鶴子

十四 獨身主義

親愛的鶴子樣：

昨天給我幾本關於中國事情的書，希望你把「華語自修」。假名的發音，固然不對，羅馬字的發音，也不可靠，注音符母是最好的標準，但是牠的讀法，老實說連我老大哥還弄不清楚。這個理由曾經當面詳細說過，現在不說，最好請靜貞教你，你有與靜貞同學的機會，學會一種文字，這是多麼大的好處。

你說將來立身教育界，決不嫁人，好大話，到底是二階堂（日本體育界之名）老太婆的高足，都想成人見第二。我就看看你的這獨身主義，能講到幾時。反正現在的女子，沒有一個不是非獨身主義的罷。你不過也是其中的一個。我把

老實話告訴你，你若規規矩矩，那們無話可說，你若再這樣吹牛，你瞧瞧我就費點工夫，也要叫你把你的主義在我的面前漏傳，你相信我有此魔力麼？

鶴子樣！太放肆了，不要見怪，我那有這麼大的能力，這樣大的福氣，（不要見怪更放肆了）也許別人，（更說的不像話了）有這樣能力，你把我的好多女子之像片，統統拿去，你若不拿回來，我要到別處再去找來，你若不讓我去找，那們這次來時，給我帶回失去一張賠一張，把敏子的像片，先給我一張，這是你自己惹的禍，我不負責。你不要寫回信來了，因為今日已星期二，你星期四寫回信，星期五也接不到，星期六下午四時半準去接你，早點出來，多帶點鮮花及吃的東西，這一次來請你吃火鍋子。再見！

永生

十五 勿作摩登女

鶴子樣：

昨天把皮鞋已給你換好，特託三越送貨部送去，你這一次出來時，可以穿上，看看你昨天學下的幾步走法，是否合適，我不希望你成了個所謂摩登女郎，我希望你把現在的天真爛漫的性情，不要失去。這雙鞋我是按我的這種理想替你選的，而且你還是學生時代，更不應穿那樣跟子太高的鞋。好像電影流浪女。我可以從你的言話理智壓制我的不正慾望，我對於你也希望能從我言守了所謂淑女的本分，但是KISS與淑女常規並不相犯，你可不能拒絕。我的鞋收到後，寄我個回信，「便宜王」他說鞋價太貴，我說你是專門家，我們那能比上？反正他專找便宜，我自不能與他相比。再見！

永生

十六 明星賤何用？

永生樣：

鞋已收到了，你真着急，何必要叫他送來，到你寓中去試驗走法，還不成麼

敏子與別的同学，都說這樣的式子，在學生時代可以用，幾個月後，離了學校，就不合適。所以勸我不要穿，又叫我留下去下次出去去換，聽了他們的話，雖然有點道理，但是把你的信一看，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穿起來了。當我把你信上的話告訴他們以後，敏子就先張口說，「我要有那樣個表兄買東西給我，也是一樣聽他的話」，她還說了好多羨慕的話，所以我更感謝你愛我好意。但是這一兩月來，因為我的關係，你特別化了不少的錢，你雖好像不在乎，但是我看了你的日記，知道你的經濟，也並非十分充裕。噯呀！我把實話說出來了，我前天當你去洗手時，忙忙的把你的日記翻看了一下，我看日記的目錄，並非查你的賬，是要看你把那些碧色桃花的明星信紙，都用在什麼地方，你說不希望我像一個電影的流浪女，你為何自己專用這類人常用的信紙？話回頭了，我在無意之間，看見了你的支出分類，發見你因我而用之錢太多，我當時心中很不好過，怕你為我在經濟上受累。你洗畢回轉時，見我面色不同問我想些什麼，我因為一方面儉

看日記是不德，作了賊自己心虛，不敢說，再則我本想叫你把買鞋之事中止，說出來又怕你多心，所以只得放在心中。今天穿了鞋，想起你替我買鞋時之情況，十分高興，十分感謝，更覺得自己萬分幸運。但是想起了你日記上的分類賬目，那幾個數目字，又叫我難過，過去的不管他了，此後謹慎一點好了。關於此事，我與你的交情，似乎還不應該說的太深，但是我對你是十二分的誠實，想起什麼說什麼，請你不要見怪，說的對不對時，我自己也不知。

這個星期六，有科外演講，不能出來，我打算禮拜日上午八時半就來，那們可以玩一天，夜間七時回舍，就可以的。

我想最好自己帶點三明治，去洗足池的樹林下去，玩他一天，你說好不好？便宜王說請你我吃餃子，絕對不敢當，上次買鞋，他若去的話，或許能少個三元兩元也不敢定。但是他說「爲買便宜東西，差不多把皮鞋的底子，都跑開個洞」而且費了好多時日，結果還是不能便宜，上次沒讓他同去也好，不然我在新鞋未

有之先，也許把我的那運動鞋底跑開個眼子，想起來那位便宜王真是個滑稽的人，那一個手杖走路時候很有點日本人的氣派。

我回去之後，你說去找他，不知對他說些什麼話。你專門形容人的動作，不知你把我那天的情形，如何形容給他看。又不知說些什麼話，腿子長得好看呀！身材稍短呀！坐在你的腿上……呀！不知說些什麼，那我可不答應的。他說你把我的一切事都告訴她，不知告些個什麼？南大通的那位秀子雖是小家碧玉，却有大家之風。而且看她的樣子舉動，到底與未受過教育的人兩樣，這幾天成績如何，下禮拜見而時，希望便宜王更有進步的報告。但是再不要老等在車站上再三引了行人的注意，上了警察的Black List，一笑，再見罷！

鶴子

十七 求婚廣告

永生樣！

昨天的餃子真好吃，你說一個只要三四分錢，真是價廉物美。豬腸子是有生第一次吃的菜，在未吃之先，知道的話，我想一定難以入口。這一個多月吃了好多回中國菜，沒有一回不好吃的。中國菜確能夠上天下三樂之一，我也贊成你的高論了。

昨天朝日新聞分類指南廣告中，有個奇異的廣告，我想大概是你登的。（不論從那一方面想）。廣告登在求婚欄，是東京第一個有名結婚介紹所高砂好緣社出名，（我從來未登過求婚廣告，也未去過婚姻介紹所，不過聽她們說高砂是第一個有名的亂拉公司，你大概是顧客之一，請把此類消息，告我一點（笑）。

但是你的分類賬上，沒有求婚一欄，大概附在交際費內罷，廣告的大意是：

「茲有華人百萬長者之息，本年大學優等畢業，經濟學士，年二七，頭腦清哲，思想確實，爲人真誠，嗜好毫無，對於煙酒視同仇敵，其家庭在國內有相當聲望，津滬均有產業店務，前途遠大。對於日本人情風俗，十分了解，交際甚廣

，欲求日本淑女一位，作為永久良伴。須會受中等以上教育，年在二十左右，性情溫和，面貌秀麗，身體健全，無時下惡風，有堅實興趣，若現在尚在讀書時代，可以補助學資，如有以上資格，請向本社接洽。高砂」

你看看求緣廣告，沒有一個不是說的天花亂墜，我又連下看了幾個別的廣告，在三十歲左右求婚的人，其所備資格，都是大同小異，總除不了「資產家兒」，「秀才」，「前途有望」，「有望青年」等形容詞，女的說出不了「淑貞」，「柔和」，「健美」等照例的話，但是有時也有奇形怪樣的廣告，如前幾天的「五十八歲之老孀求婚」，就是一個好例，想起來真有點可笑，世間上真是無奇不有。明天再寫，今日完了：

鶴子

十八 應徵

鶴子樣：

你的廣告已拜見了，我打算去應徵。

說起求婚廣告，真是無奇不有，我雖未曾利用這種介紹機關，但是我對於牠的組織及內容，經營方法，倒還知道一點。我認爲找這種機關去求婚者，不是求婚，乃是窮婚（編者按，求婚與窮婚在日文上發音相同，都是（インゴ）之徒也，窮於婚無路可走，所以去找這種以騙錢爲目的的亂拉公司。（但是也有例外，想你找牠的話，哈哈……）以達其窮婚之目的。你說那廣告是我登的，我若是實在無法到了窮婚之列，我也有我的辦法，誰去找牠們呢？你曉得要找牠們的話，起碼要化個十元八元的手續費，我自己有方法：既可解決窮婚，又可得利，我擬個結婚介紹所計畫書，請你看看，包你欽佩。我是名實相符的經濟學者，計畫如下：

先找一所房子，出入便利，而不在大通巨路者，怕有些胆小怕羞的人，去窮

婚（即求婚）時，怕爲路人看見難爲情也。房子要二樓，樓下有正式房間，兩間一間是應接室，一間是登記室，樓上兩間白天作特別會見室，晚上是我的公館。樓下的兩間可以租給日班的新聞記者，（他們夜九時方回來，早晨十時即出去。無防我辦公）。這樣一來，我的負擔與現在負擔差不多，登記室掛上好多如花似玉的女子像，引起他們入籠，你的像片，當然也是一個，但我決不讓你去見客，免生意外。你的像片掛了以後，一定有好多人來窮其所謂婚，我就說這位女士是某子爵令愛，經本社之介紹嫁給三井洋行科長××，她的朋友真多，都是與她不相上下有才有況。）請二個三越當過 *Marketing Girl* 的女子作招待員，在各大新聞與合愛之友雜誌上，登上好多動人的廣告。同時與附近隣舍或知人之願分利者約好，叫他們的妻子來作看版，每會見一次，所得手續費，分她們三成之譜。頭一次照例是五元錢，只與人見一個面，告告姓名，（不必說都是假名字），學歷等照例的話，就分得一元多錢，我也可坐得三元有餘，不要說生意好的話，一

天有五個窮婚之徒，不怕現狀不能維持。我現在擬個照例的略語，廣告文如下：

「本社現有十餘位女士來登記，均曾受相當教育，人品高尚，都是大家閨秀，社名取內外良偶社。」我是國際主義者，不以日本人爲限，各國人士都介紹的。所以也許把麗華及日文信寫的那樣好的慧芬拉來作照牌，不過老實告訴她們怕她們不會來的，所以我想法子叫她們時常來往，窮婚者看見她們一定說我本領很大，還找一兩位外國女子……噯喲！我的介紹社專門弄了些個女子，把男子一點也未想到，這個不是生意經，生意作不成，不計劃了，談別的罷？

這一回你來的時候，我打算化壹塊半錢的東西吃一天，因爲中野的老婆會作中國菜她自己作，你也可乘機學幾樣炒菜。

禮拜六早點來爲盼，你說下午有你很喜歡的教員演講，「運動大會感想」，你爲他的男性美所吸，也許不來了罷？但你屢次對我發誓：我不敢疑你，你時常說到的事，這個那個我總有點不大開心。鶴子！你千萬不要負我，我現在一時

也忘不了你，我萬一再聽見別的意外，我不知心中如何難過，想起了你那一天說起他，你好像表示你狠拒絕他，但你何必故意把那些話告訴我。想起這一層，十分着急，不知你除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外，再跑些什麼地方，你說一個人絕對沒有同時可愛二人之事實，我希望這話出於本心。我上一次見面時，有好多想說的話，未能說完，要說又覺不便，下次見面時，我再詳細把我的心思告訴你。再見。

永生

十九 創痕？

永生樣：

今日風這樣大，我毫不畏懼，因為抱了很大的希望，就是與你談心。誰知道你不在猶可說，你竟對中野樣說去了神田有要事，你的要事，我全知道了，我想起來心中真難過。我拿十二分的誠意，想把我的一切愛都貢獻給你。（我今日把

實話告訴你，我自與見面後，我看你是個狠誠懇的人，對我又十二分的體貼，而你的前一次說的「我愛你，你也愛我，你終歸是我的所有。所以我願意保護你，不願摧殘你；我把花兒叫他長的很好看時，再……同時我決不讓你有爲他人誘惑，甚至至摧殘的機會，」這幾句話更打動了我的心，我的這種感動，當時雖未對你說出。但是我的態度，你當時也明白了。而且我也說請你忍耐四五個月，到明年三月，我們再……。你發誓說，只要你不變心，我就是忍耐三年也願意的。我當時「說三年連我也老實說，恐怕忍耐不下去」，不過我未把學校交過賬已前，先把身體失了，良心上對不過去老祖父，因爲他不讓我來東京，我發誓過說，我在未畢業以前，不得你同意以前，我決不至……。我先上了你的當，被你KIS的，繼以抱擁，我已經覺得有負於家訓。所幸我還未被你作進一步……我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不忠的人，我老實告訴你說罷，我今天又作了一件違法的事，把你的來往信件偷看了。因爲我抱了十二分的奢望，冒了很大的風，跑到你的地方

，誰知中野樣第一句話，就是「鶴子樣，今日辛苦了，但是永生樣不在。」我因爲你與她常常這樣騙我，與我開玩笑，不是一次。以爲又來騙我，誰知進了房子以後，與他詳談之下，知道你實在出去了。早不出去，晚不出去，恰在我進門的前半時出去，你的重要公事到底是什麼？我又寂寞，又憤恨，所以就將你的日記信件翻出來看，我才發現了你的祕密，你所謂「認識而已」。「無性之觀念存乎其間」的女朋友，其交情都在我以上。不然的話，爲何把我騙來，而又跑上神田來呢？好罷，總是你利害，我初次出世，就遇見了你這麼一個利害人，總算我長了不少經驗。

永生樣，我雖然憤恨的恨不得自殺，但我又怕我也許弄錯了。反而使你難受，然而事實擺在這裏，使我如何可以自解呢。我本不打算再麻煩你了，但我總不放心，你就是另有所愛，你也應當正大光明，拒絕了我，不要偷偷鬼鬼，所以請你直接了當，給我一封信，我還不至是窮婚之徒，你不要太欺負了我。

永生樣，我當在你房中偷看你信後，心中煩悶，顏色上免不了表顯出來。中野樣問我原因，我狠勉強的，顯出想自然實際万分不自然的口氣說，「沒有什麼，不過我想起來我今天有練習非早點回舍不可。永生樣不來，當然有要事發生，我想先回去了。」她回答說，「永生樣在未出門以前，問了你好多回，……」我聽這「問了你好多回」一句說，我又自己安慰說，「也許他有要事發生，我要胡想的話，不是死冤旺了他了麼？」但到底是什麼事？請你告訴我，永生樣！我憤恨起來，我恨不得去找你，好罵你一頓，或不再睬你。但是再平心靜氣一想，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了你，更不願與你衝突，我希望我所想的都是誤會。

不管事實也好，誤會也好，我今天總歸正式把我對你的心思，正式的在你面前表明出來了。我是十二分的愛你，我因為社會環境與家庭關係之複雜，勢不敢冒然向你表示意思。又怕你先開口，不能回答，只得用獨身主義四個字塞着了你的嘴。但是經過了好多回的談話，我愈覺不當自己失了機會，或使你失了機會，

我有決志之必要。想起來我的心真要裂開，我本打算上次去把我的心完全給你看，誰曉得出來了偌大的意外。你這男教員長，男教員短，疑了我多少？虧你能說得出。我對你真是恨的要死，愛的要死，我不知如何是好。

永生樣，我走的時候，恐怕把心中煩悶放在臉上，使中野樣看出，甚而至於視我為被棄之物，看不起我，所以我裝了狠自然的態度說：「永生樣答應我今天去看電影，他的日記上有買票錢兩元四角記在賬上，也許他夜裏回來叫我去觀影，倒不如我出去打個電話說，我在新橋馱等他，免他往返費時。」倖倖的狠，她也說，「永生倒說過此話，並且叫我也去。那們你快打個電話給他，叫他待你，你就去神田找他好呢。而且他今天十九要來青年會的。」這樣一來，我的計才得售出。我就乘機就離開了你的地方。我是多麼苦惱，苦來苦去，都是為你。你毫不顧我，真叫我憤恨，真叫我難受。我鶴子那一件事對不起你？那一件事不聽你話？那一件事不合你的意？竟至把你的心完全離開了可憐的鶴子。

永生樣，我万一有不爲你所滿意，或者別人就是與你所謂「認識而已，沒有男女之觀念存乎其間的友人」，有什麼特長，也請告訴我。我真不信，她們有什麼比我特長的地方。我明白了，你與她們當然交情在我以上（？）了，因爲除了這個交情而外，你好像沒有說過，我不如她們的地方，那們我始終爲你所騙了。我不忍說你騙我，不敢信你騙我，最後我叫一聲，

「我的永生」！你總不至於如此罷！

你的鶴子淚筆

二十 冤哉枉也

我的鶴子樣：你真把我急死了。我看了你的信，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從何寫起，我先告訴你我昨天是四點鐘，因爲有演講大會，（我因爲時間倉促，未告訴你）答應了作翻譯，你就不忍耐不等我，我因爲想到了你在家，所以身在演

台，心在家裏，眼鏡裏看見的是你的影子，兩點鐘的翻譯，弄的把我遍身發汗，翻的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聽衆的影響，更可想而知。演講完本當陪演講員去吃飯，我因爲你的關係，說個「頭痛不堪」的謊，（其實我頭上出汗，他們當實話聽了。）溜出來，跑到大雅樓買了好多你喜歡吃的東西，奔回家中，誰知你的大罵已不在了。你真太豈有此理，還來恨我，這個事實，你下次到了神田不論問誰，都可以曉得的。那天作翻譯的是不是我，你問誰都可以曉得，你真大冤人，而且也太專橫了。我當時失望情形，你也可以想想，如何難過？以上是所以未能遵約候你的原因。你若信得過的話，再請你看下邊的話，你莫非把慧芬約我去蒲田的信，偷見了罷。她來的信，我全都讓你看過，你說她的日文信比我好，（我也承認）英文信更是不必說。這一次約我去的信，是在上禮拜四才來的，我本打算禮拜六給你看，難道我接着別人的信，就應該先專送在你的學舍去麼？

「同時我對於慧芬也回了信說「下禮拜我再去」，時間決定了寫信給她。」

事實是這個樣子：你這樣好疑，我只得此後將別人來的信，都不給你看。（其實你用不着偷看我的信，我的日記與信你全部拿去檢查一遍也好。）才對麼？若果我真有你所謂祕密而尤其是禮拜六的那封信有守祕密之必要，我除過了書架與提包抽屜而外，就沒有藏信的地方麼？我明明知道你來一定翻看我的日記信件，我難道不把對你守祕密的東西，放在你看不見的地方麼？我也不至於這樣無用。

以上的話你總可以信我了罷？

鶴子樣：我有點恨你，就是因為你不等我回寓，就跑回去。使我多麼寂寞，多麼煩悶；但是因為這個機會，你把到今日為止，未說的話，都全般托出。這是我和你恨出來的結果，我是多麼快樂，那們獨身主義的假話，已經經你自己承認了，你這次又上我的當了。

你在未見我這封信以前，大抵嘴嚼的很高，敏子等一定調笑你罷？我老實告

訴你：我在前天回家的時候，中野樣看見了我買了好多東西，就對我說：「你買了那些東西，可惜鶴子樣已經回去。」在她說話我想不至於有什麼不好的意思，但是我聽話的人，總覺得她好像故意諷刺我。但我也不能表面上現出十分失望的顏色，使她更輕視我，所以順便說「她回去了，沒有法子，東西總要吃的」。於是我們大家就吃起來了。我心中說不出的煩悶，不能下咽，但也不能勉強在嘴裏塞進去，我又何當喜歡叫中野看出我的態度來呢？

鶴子樣：你不生氣了罷？你自己笑起來了罷，我喜歡看你哭的時候的兩個紅腫的眼鏡，我高興用舌頭替你甜牠。我想你這幾天最少也有一次哭過，可惜我不在你側，不能爲你揩眼鏡，你哭後喜歡人揩，不知除了我有無別人提你揩，但是我不希望有別人揩你的眼鏡，奪了我的權利。（敏子樣或別的女友倒不要緊）你不生氣的話，我倒要找點氣要叫你生，你下次來時，（看你的信好像就與我絕交）連這封信也未必看，還能談到下次來此？但是看你信的末尾，我看你沒有這樣

勇氣與忍耐)。我給你一張兩個人的像片，叫你看看一個人坐在前邊椅子上，一個人站在後邊。鶴子樣：說實話給你罷，我何嘗沒有想把我的愛全體捧你的意思，不過我的困難，不減於你，所以就是你不用什麼獨身主義來塞我的嘴，我也未敢冒然說出。總而言之，我希望你不要以我爲念，誤了功課。我也還知自愛，願意遵了你的意，暫與你作個清潔的朋友。我雖然不是「愛不一定有肉體關係」的空談主義者，但是我就根據我的「所有物不應摧殘」的原則，我至少也可待至明年三四月。但是有一個條件要附帶的，就是過了三月，可是對不起。(?)想起春天比現在還快樂，恨不得今晚作一個夢，明天起來，就是三月。那們明天我就問你要求，看你打應不打應？愈寫愈難，不寫了。這一次禮拜六我又去蒲田，所以請你六時左右再來，免得叫中野笑你。不是實話，不要瞎想。還是四點鐘來罷！買點好的東西等你。

永生

廿一 前途惆悵

永生樣！真對你不起，我因爲一時誤會寫了那封信，也太粗魯了。好在你十二分的關切我，總不至怪我罷？其實我把信發過後，自己覺得懊悔，想請一次假來看看究竟，但是又怕萬一你與別的人在的話，叫我如何對付。因此我也未敢去。我真是急的要命。你的信來了，我才安心了。還是我占勝一切了，不知如何感謝你對我的誠意。現在已是十二月中間，學校快要放假，家中催我速歸。但我那能有歸家的心趣，這次放假有兩禮拜，我想與你找個清靜的地方多談談心，多玩玩，才是最好的機會，同學們真淘氣，「說什麼這次寒假，應該作什麼 *Open Home* 的實習」等等，真是污辱人，但不知是什麼意思，請你告訴我。我打算寫信到家中，就說有冬季講習會，我就可以不回去了。那們我每天可以去你的地方，但是同學們有人說「最好把你的表兄請來住在此間，你們可以作 *Open Home*

實演，我們可以當學生」，真是瞎說霸道，我把冬季中 Program 定為遊江之島多麼川，網島溫泉，看兩次電影，一次日本劇，一回音樂會，練習網球，看關於中國的三本書及「華話自修」研究等。

我想把這兩個禮拜的光陰，過得很快活，因為明年就要畢業，三月就要去關西教書，不知那裏再有這樣好的機會，想起來四月以後的未來，我真十二分的悲觀，是否仍居東京？你將來歸國到什麼地方？但我不能因為捨不得你，誤了你的前途。而我自己呢？也勢不能不去關西，那們我們兩人就非於此次離開不可。想到這裏，我就煩悶起來，恨不得放棄一切禮教，把一切供獻於愛我的人。為何我們兩人必生在一個地方，為何世界上要有這個國家的存在呢。國家這個東西，是人類自己造作而成，並非上帝分好的，所以上帝的意旨，是沒有國境，而況當此世界大同時代，國家界限不能限制個人交情，想到這裏，我心中又稍微自安。永生樣。上次的那封信你就算沒有看見，你就是真有別的祕密，我相信你愛我的

心，不能變更，我也決不因此而認爲你棄了我。再見！

鶴子

廿一 病裏相思

永生樣，前日回來以後，覺的頭上發熱，就寢時候，熱度到了三十八度，就眠後，又不免想起好多事情。當這個時候，你若在我旁邊的話，我的病一定好的很快。有你與我談談心，給開水我喝，我想一定能快好。到了有病的時候，更想到將來萬一你要不在我側的痛苦。永生樣！不論到了何時，我是不能離開你的。

永生！你千萬不要忘了鶴子，我想起了你愛我的情形，我恨不得今天就把一切捧給你，受你的保護。我要不是今日的我，而是進一步的我的話，我今天的病一定不是這樣痛苦。同學們待我很好，給我買藥送東西，我十分感謝她們的感意，但是她們的這種好意，實際上解不了我的痛苦與煩悶，除非你坐在我身旁，

給我東西KISS我，擁抱我，我的病是難以快好。永生！你屢吻我，我總是避，你時常說，「既然不喜歡我KISS，何必不分風雨要來此處」，其實我是求之不得，有時你不KISS我，我就覺得寂寞煩悶，但當你抱了我，我自然就會發現出避的樣子，我也不知是什麼原故。總之我除了最後一部，一切都容許你了，我自己覺得有了你在，好像很心強，很驕傲，好像我自己有好多比別人長的地方。這一次萬一我不去的話，請你來看我，但是宿舍規矩，男子不能入寢室，我想我總可以到會客室去會見你，我怕這兩天我已經不耐等，恨不得現在就在你的小的房子裏，坐在你的身邊，圍着火盆談心。星期六不見你，怎樣可以呢？你來的時候，就說是我的姑父，托你來的，你給我買點吃的東西，你買的東西，不論什麼，我都喜歡吃。這封信是托敏子發的，我說你來時必定帶巧可力糖及別的好東西，她最好吃，巧可力糖，請你買上半磅送她。我狠疲乏，不能多寫了。

永生樣，請你吻我用口吻過的地方。（有在鉛筆印的地方）

二十日在十時，鶴子

廿二 不知所云

永生樣：

昨日信寫好未發，今天病好的多了，請勿着急。我作了一個夢，是你與別的人在池水偕遊的惡夢，我看見了心中難過，恨不得即時跳入池中，但是我又想在未與你再見一面以前，死了也不甘心，所以站在池旁，淚如珠下，最後忍不着放聲大哭。誰知哭醒以後，一方面知道了是個夢，不是事實，心中稍安。但他方面想到這樣事實，或為將來所必至，就現在論，你每禮拜日星禮拜六與我偕遊外，別的還有五六天，你若忍心的話，何嘗沒有與別人玩的機會？我看了你的情形，想你那樣對於女子關切入骨的人，一定容易得女子同情，一定容易為人所喜歡，容易忘了你的鶴子。想到這裏，我想我的將來十分危險，我現在記起來了一件

事，就是你的舊書上，曾有人寫了像詩詞一樣的東西，我因爲十分注意，所以到了現在，把原文還記得清楚，就是「△氏△△」譯者按係永生真姓名本便寫出」親近女性女人面前恭維拚命」，即是不經王樣（即便宜王）的解釋，我也十分清楚。但這詩的用意，出不了說你對於女子特別殷勤，我看了你的環境，見了你的性格，叫我不能不想到我將來的危險。而況我是個外國人，那能與她們爭勝，不要說別的，就想你與她們談起話來，我就不能插嘴。簡直變成馬鹿一樣。其實我自信雖利口【按即聰明人之意】亦決非馬鹿，【按即愚魯】但是我到了她們面前，簡直變成馬鹿，這個原因，就是一方面固然是我語言不通，他方面還有一個，我認爲很重要的，就是地方關係，我們時常容易接近的，總是同鄉或同學的較多，就證明這個道理，而況我們根本國家是不同呢。我就是不聽你的高論，也未嘗不曉得「個人交際不分國界」理論固然不錯，而事實上不許又當如何呢？

總而言之，我與你的交情，已是一種特別交情，就是因爲在事實上這種事情

太少，我們同學幾百人，沒有一個人與外國人作了友人，靜貞住在日本，受的日本教育，她固然也有日本男人住來，但絕對談不到像你我關係，所以我有時想到將來的結果，以爲既然處在這種特別情形之下，亦非有絕大特別覺悟不可。

永生樣：你要曉得我立場的困難，與犧牲的覺悟，都是爲了你一個人，當然我也是自己情願。不過你要曉得，你與我兩相比較，你的立場較我好的多，因爲第一你在日本十有餘年，老實說起，就是你不與我到了今日交情，一定還有別個日本女子，可以作了鶴子第二，那麼你與我有了今日交情，在你的立場，並不是十分奇怪。但是我呢。那可完全兩樣了，除了你把我弄到今日地步，我絕不至與別的外國男子到了今日與你的交情一樣，所以在我的立場，是十二分奇怪，別人看來，必定驚奇的不得了。第二，就是你是個男子，我是女子，男子在社會上有傳統的勢力，而尤其在東方，你我所謂聖人禮教的國家，男子有隨便玩弄女子之權；而女子則絕對有受制宰於社會（道德的）與法律之義務，男子把一個女子

不論其交情到了什麼地方，隨便棄了，社會上不以為奇，女子若稍有不慎，社會上認爲不得了，甚至因爲這個事，誤了她的終身。因爲有這兩種原因，我的立場之困難，十倍於你，你既然愛我，希望你把我的立場了解，事事替我着想，我自願犧牲一切，覺悟一切，從你的命。

想到這裏，我又有點恨靜貞了，不是她的關係，我何至與你結下今日不解之緣；在當初我感謝她的心，現在有點變成懷恨了。但是她並非惡意，而且她並也與我爲難，我懷恨她，自己也覺得不對，而且在交情上我是沒有恨她的理由，她對我那樣親熱，又是你的朋友，我親近之且不暇呢。（當然我相信你的話事實我告訴我，你與她是沒有男女之念存乎其間的朋友，）同時我還希望她始終能與我作朋友，還是我的一個味方，【按即能助自己之友人】呢。

總之，感謝靜貞是爲了你，恨靜貞也是爲了你，不願她知道你我關係也是爲了你，想與她終身作友也是爲了你，說來說去，都是爲你。爲了你你時覺得痛苦

有時十二分的快樂，到底是苦呢？還是樂呢？我也不能開答，還是樂居多罷？要不然，爲何明明自知其苦，却要硬要贊美呢？想到這裏，真可笑起來，爲來爲去，爲的什麼？

永生：因爲病感中的太多，在未執筆之先，覺得十分悲憂煩悶，寫到這裏，又覺得可笑起來，乘這個笑的機會，想點下次見面時的快樂，或者我的病，趕禮拜六就好也未可知，用不着你來了。你來的話，敏子們又多出了好多說話資料，我更覺難以爲情，因爲有一個男子到會客室，大家都是故意在門前走來走去，甚至騙小點的同學，進去取東西，而且一大堆一大堆的站在路口，憑着人多勢大，與客人開玩笑。膽子小一點的男客，看出了這種情形，老坐在會客室裏，不敢出門回去，就是勉強出來，也是面紅耳赤的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急於回去的樣子，走的很快，脚步又大。其實有重要事的人，誰會來找她們，（老實點說，十九都是你來找我之類也）不過怕難爲情，想快點離開她們罷了。至於被會的同學，

當她的朋友出會客室後，除非大家一擁而入，自己坐在裏邊不敢出來。想起了這種情，我就有點怕你來找我，也遭一樣待遇。你又是電信杆子，實在惹人注意，不知她們如何調戲我。若是靜貞知道，更覺難以爲情。

現在病已好了，寫到這裏，好像沒有病了，真奇怪，大約是病魔怕我自來水筆逃跑了罷。病魔既已逐去，我自然可以好，後天見面再談，不寫了。

鶴子

廿二 去住麼？

永生樣：

放假雖然決定，但是我爲多得點智識與經驗，以爲明年畢業後準備，所以年未有一星期的講習，我打算努點力，所以不能早來，但是二十三，二十八，三十日，三天整天，可以來你的地方，請你定一個 Program，我們可以用最經濟一

不論時間與金錢)的方法，使牠得最圓滿的遊玩。

三十一日以後，至正月五日爲止，是完全自由，我對家中說，因冬季講習，不能歸鄉，(說了謊心中總是難過)在這一週之間，是每天去你的地方呢？還是？你說每天來往費事費時又化錢，用不着如此，叫我就住在中野家，但是我總有點不放心，沒有這樣膽子，我敢信你不至有無禮(是無禮麼？)舉動，但我怕中野她也未必不疑惑我們，而且衆目所視，恐非淑女之所宜，爲對敏子們，我說去到伊豆的叔母家過年，她們都問你去不去。叫我面赤耳紅，而且根本對於家中說了謊，心中十分不安，萬一家中人問伊豆的叔母，不就把我的祕密揭穿了麼？總之一句話，要只憑感情的話，一切都想從我所願，在這個新假中，度此佳期，以免把這樣好個時期錯過，但是耍按理智來講，自己又覺得難以問心無愧，人類有感情又有理智，此所以行爲往往矛盾。

永生樣！我敬愛的永生樣；我不管她了，前又怕狼，後又怕虎，我相信尙非

輕薄之徒。我也相當有自制力，我自十六歲到了現在，經過了好多事，我所以尙能自愛者，自制力之所使，亦即理智戰勝感情也，現在我到十九歲，我與一個很清潔的男子作個朋友，也算不了什麼不得了，而且你那樣關切我，我相信你，所以我決定要去住在中野處，與你暢談暢遊，就是萬一家中知道的話，我簡直老實告訴他們，說你是靜貞的朋友，牠們在學校中查知靜貞批評之好，當然也能信認她的朋友，你，而且你若見了我們家中的人，他們也一定很贊許你的，我當女兒的交了你這樣一個好朋友，也算不了爲牠們苗春人。

我住在中野處的話，請你先不要告訴你的幾位朋友，免得他們捉你着急，「便宜王」又要便宜話占便宜，你的幾個朋友，都很好，「閻王樣」名字雖十分怕人，但是實際上我看比你還溫和，簡直像個女子似的，那人真有點滑稽，說起話來，手足皆動。你說正月裏，請他們都來玩，那是再好沒有，我可以自己作幾樣東西請他們吃。閻王他說，自己會炒菜作飯，給我叫幾樣中國菜，希望你將來準

備點材料。敏子們都以我爲戲，「說我當於冬假作 *Useful Home* 之實習」，但是我希望作幾次料理見習，而且會作三兩樣中國菜的話，還可以在校中作給她們嘗味。我最喜歡吃麵，「閩王」說作麵是他拿手好戲，他說他們家裏都完全吃麵，一個月吃不了三回兩回米飯，那們那閩王他應變爲喬麥王（接日本稱俗稱麵爲喬麥）了。

你的朋友我沒有一個不喜歡的，也許是因爲喜歡你的關係罷，但是若你的朋友有了可憎的人，我也未必能勉強去喜歡她們。

想起來了一件事，你一方面說叫我對於你的朋友要殷親招待，不要拘束，一方面又說不要太親，免得人家說輕薄，這樣一來，倒把我有點爲難了，還有什麼「女子好笑沒好事」拉！「鎮靜是女子實德」拉！說了一大堆，永生樣：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你老叫我不疑你，而你對於毫無可疑的事情來瞻疑，你上次對於此事好像很鄭重的告我，以後我自己想來好笑，只難你自己在我的面前與別的女子

大笑大說，把我放在一旁，理也不理，（我想起當時情形，真有點恨你，不過我從未有像你那樣說什麼，「女子嫉妬心是先天的」呀！「吃醋」呀！等等，你要再對我說，像上二次同樣的話，我惟有把你責我的嫉妬吃醋等罪名加在你的頭上）。我對你的朋友，既須殷親，又須不笑，這個實在有點難辦了。

永生樣：今天寫了三回信，把病完全寫好了，其實呢？昨天也並不是像我說的那樣利害，不過精神下實在有點痛苦，所以，就把心病弄了起來，幸而沒有發開，發開的話，又要叫你替我分憂了。

太長了，寫的收不了筆了，現在停筆，就按前邊所定的日子，（二三，二八，三十，三一至四日）請你預定一個 Program，我們好好暢遊暢談罷，再見。
我的

敬愛的永生樣，請你候你的鶴子的假期快到。

你的鶴子

廿四 元宵夜景

鶴子樣：回想過去的幾天生活，我一方面覺得快樂，而一方面又覺得悲哀，因為我不能自制，竟至失了理智，我覺得十二分對你不起，我真有點後悔，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我想到初二日的夜閒情形，你好像狠可憐，我自己也太殘忍了。你那樣悲哭，叫我也不能不落淚。我老實告訴你，我到日本後，除了我的妹妹死了，我放聲大哭過一次，我是個硬性男子，從來不知落淚。爲何事這一次，因了你而落淚？我當時的痛苦，可想而知。我的妹妹，若不死的話，歲數比你大，比靜貞小，她生在鄉下，未受完全教育，但是很聰明，讀書比我有記憶力。我兄弟姊妹五六人，但是我最愛死去的妹妹，也許因爲死了，才特別愛她，也未可知。你說叫我把你當作親的妹妹看待，那們我對於過去，不是完全錯誤了麼！

總而言之，這一個禮拜內，我作了道德上的犯罪者，法律固然無權處罰我，

但是我的心中，實在十二分的難過。一念之差，作下了大惡。我真對不起你，你算被我騙了。

鶴子樣！過去的不管她了，我向你認罪，請你饒恕我。我自己倒沒有什麼，我已經是當過了囚犯的人，不過對於天真爛漫的你，實在不應該欺負，加重了我的罪惡。根本我叫你離了學校，是禍源，所以你若不住在中野處，那們那會有這回事呢？不願多談了。

親愛的鶴子：你真愛我的話，請你原諒我的罪惡，我絕對再不欺負你可憐的女孩子了。

永生 一月七日

廿五 覺悟

永生樣：你的信我已看見了，你說你是罪人，叫我原諒你，這不是你更加叫

我感覺痛苦麼！我因爲自己情願，才自動的騙了家庭，自動的到了你的地方睡在中野處，頭兩天我身子雖在中野房中，而精神完全到了你的懷中，你想我與你隔上一間薄板木牆的房子，想到了你一個人睡的情形，那能叫我不覺着煩悶呢？二日夜，因爲風大，你叫我同你作伴，固然話由你先說出，然而我早已候你的這一句話，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你發動，而實際決難怪你，根本是我自己去找你的。我若不騙了家庭，騙了同學，到了你的地方，那裏會有二日之夜的那回事呢？我的哭，並不是痛苦，乃是樂極生悲。我非獨不冤你，我還覺得很對你不起，就是我不能滿足了你的慾望。

永生樣：二日之夜，已經把我的一切捧給了你，你千萬不要再說騙了我。欺了我等話，使我心中難過，我已經成了你的了，再不要提別的事來苦我。

我回校以後，煩悶的情形，非筆墨所能寫出，我恨不得把行李搬在你的地方，永遠坐在你的懷抱中，什麼學校禮教家庭社會別人批評，我都管不着了？我認

爲是的，我就常用十二分的勇氣，去努力進行。上帝生了男女，就定下了男女之道，我與你的行爲，既不違人造之法律，也不違上帝的意思，很清白男女之接觸，還是上帝所願意哩。我晚上睡不着，白天坐不着，心中總是有事，見了人總覺的她們好像注意看我，或批評我的是非，所以連她們都不願見面了。我想我有了你，則一切都可以不要了。

永生：希望快點到了三月，我們可以有個總解決。我畢業後，我也不打算去教什麼書，受別人的指揮，誰願和她們去鬼混？永生樣，請你也好好用功，早點讀完了你的學業，免得我老等着你，我看像這三兩天的情形，不要說什麼第一第二，我怕連一張證書也未必拿到，反正我也不打算吃牠那碗飯，證書與否，與我無關，只要你愛我護我，別的東西，都是非我所必要的。學校裏說，母校已來公文，說叫我定合同，我聽着好笑，誰去和你們鬼混？不過我早已答應過他們，所以不能不以「畢業後大約入女子大學研究」能否決定現尙未知」答覆他們。到了

與你詳細商量後，再決定回復牠，說不幹好了。我實在什麼都不能幹，今晚或明晚，也許去看你，我實在等不着什麼星期不星期，這兩天已經不耐等了，但是怕爲中野所譏笑，所以不能不勉強到現在。我這次去時，與你約好會見地方，不必一定到你家中，那們我對於她或他們也就不必顧及了，再見。

鶴子

廿六 不耐

鶴子樣：

昨天你來，不一會就回去，我不見你，還沒有法子，只得忍耐。見你後，實在捨不得放你回去，但是爲了你的功課，不能不忍耐的叫你回去，其實我何當願你走呢？你回去後，我實在有點忍不着，想到了第二天去看你，又沒有這樣勇氣，此後望你每天到了新宿候我，所幸你每天四時至六時，可以出來。我的意思，

最好你能出來的話，每天到了新宿。我是三時下課，三時五十分就到新宿。我有長期票去新宿，是不化票錢，你每次來回也不過化二角四分錢的票，就可。我不管你來不來，總是要走過新宿，不過上去樓橋上等你一回就可以了，你要出來的話，最好於五時左右到樓橋窗口候我！我們可以在候車室或車站飯店見面。到了星期六，我們可以到別處去。你說你不見我，就感覺煩悶，不想讀書，不願用功。我也是一樣，身在學校，而心在你的身上。但是叫你誤了功課，又是我所不願，沒有法子，定出了這樣一個時常見面的方案，你以為可以的話，就請於後日來商量。我今年二月打算考六個學份，現在連講義一個字還未抄，心中十分着急。想把你完全忘記去用功，而又不能忘記，所以想出了這個法子，於你於我的功課，兩才都是無損。請你想想，反正我後天去候你，請你來罷？

永生

廿七 體貼的心

永生樣：

因爲怕你又候我，所以不能不用這封快信告訴你。我們雖說四時至六時，可以出來，但是三時至四時之功課，不是鐵架，就是教練實習，下課以後，都是身上出一身汗，必定要洗澡，而且事實上往往延至四時半或五時，洗澡之後，疲乏尚未恢復，六時的鈴就響了。而由校至新宿來往所費時間，至少要四五十分，沒有一個人能於課後不洗澡，帶上一身臭汗，蓬首污面跑到外面去的，所以你的理想，很好，事實是作不到的。我今天怕你跑去失望，所以試的打個電話給你，也打不到，寫了這封信。你當然不必來了，我並非違命。我想你之切，自信在你想我以上，但是事實不許，只得忍耐。我這一次禮拜六，不能去，禮拜日上午九時可到，請你不要吃早飯，我帶點自己作的小菜同吃，我早一點出來也可以，但是在飯前出門，恐大家說笑，所以雖然吃不下，也不願意吃，但是不能不隨着大家喝一碗湯，再出來。最好請你來新宿，接我，可以去市場買三兩樣菜，預備在你

家裏吃午飯，免得再在館子裏化錢。我嘴裏雖未便多說，我總覺你用錢太多，我想不是我的關係，你也不至於化那樣生活必要以外之款，我想來心中十分不安。幾個月來，爲了給我買東西，已經化了四五十元。我的錢是爲家中預算所限制，又不能給你分担。爲了我，累了你，叫你遠在萬里的家庭爲你掛心，更覺不安？再見。

鶴子

廿八 莫妙其名

永生樣：

昨天你說我們兩人交情，還是維持現狀，不要進步，則兩方痛苦漸少，而快樂增加。我也認爲果然精神相愛，不一定有肉體關係。而且實際上，二日夜那晚上，我自己固然毫未覺得快樂，你也說莫明其妙，不知你所謂莫名其妙，是什麼意思，我才真莫名其妙咧。

初

九七

永生！我覺得最快最喜歡的不是！二日夜；而是你把我抱擁接吻，我以為這個恐怕是男女之間快樂的極點，何以人人都非要不可呢？

永生樣：

敏子們都說，男女快樂之極致是發生肉體關係，我真有點懷疑。但是據自己經驗，明知沒有什麼快樂，而有時候也幻想到，也許是比抱擁接吻更快樂，我真有點莫明其妙。你自己說，對於男女之學，頗有研究，為什麼自己還在莫名其妙，真的麼？假的？這一層我對你不敢佩服了，你要想叫我佩服的話，除非你把二日夜的事，叫我知道了牠的好處才行，我看你雖然吹牛，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鶴子

廿九 快樂之極？

鶴子樣：

你說不佩服我的男女之學，我老實告訴你，你的程度太淺，還沒有資格懂此高深學問，不過你既然敢說叫我把二日夜的事，想法子叫你知道牠的好處，我將來自然有以報命。不過你上次不是說，三月以前，不要我再摧殘你麼？那們我今日與你約好，四月一號准叫你知道牠的好處！

鶴子樣：你若真想快快知道的話，你下次來的時候，不要回去，准我包你知道。你若敢說不佩服我，我就算什麼三七二十一，三月也好，四月也好，這個禮拜日清早以前，准叫你佩服我得了。再不多寫了，寫的如何多，你也能不佩服我，還是快來看我的實際學問罷？

永生

三十 受責

永生樣：

昨日回來，因為電車停了電，所以到了九時半才到宿舍，舍監說了好多話：

我說是電車停電，並非人力所能及，因她說到太麻煩，我也就頂了她幾句，把她惹下說什麼不守規矩呀！每禮拜六出外，非好學生咧！她說話的時候，好像知道了我的祕密，故意譏諷我，別的同学站在旁邊，也好像爲她助威。她出去以後，我想到十分難過，大哭起來。敏子來安慰我，說叫我明天出去散心。要是白天的活，我請假也要跑上你的地方去，因爲天夜太晚，這得忍痛入眠，愈想愈難過。我若能像靜貞那樣走讀的話，多麼自由呢？昨天晚上本打算設個法子，說點謊去，到你的地方。但是我一見她，胸中就搖動起來，不敢張口。還有兩個月的時光，她若老是那樣面孔，我真有點忍耐不着，

永生樣，我在學校煩悶的不了，等你的來信是最樂的一件事，請你快來信給我，安慰我，吻我擁我！再見。

鶴子

卅一 誰先發動

鶴子樣：爲了我叫你受責備，我的良心中多麼難過！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破了我們的規定，除了禮拜六不要出來。等到你把畢業考試完了後，我們再好暢遊幾天，詳細商量一切。其實我之不耐煩實甚於你，而尤其當在這樣春光明媚之下，出外的時候，見看了男女相攜相遊的情況，回家時，一人獨坐斗室的景況，想起來多麼難過。不過爲了我們將來，不得不用理智來壓制一切的感情。好在只有一月有餘的時光，過去也快。那時櫻花正開，我們暢遊，是再好沒有的機會。在這一個月之間，我們養足一切精神，免得將來遊而不暢。鶴子樣，你明白我的意思麼？明白了我的意思，則現在的忍耐，實在是將來的幸福！痛快！

鶴子樣：你現在已經二十歲了，你比去年長的更豐滿了，屢次看見了你，很不得一嘴把你吞入肚裏。我看見了女子很多，接交過了女朋友也不少，真是內外
【按日本稱內外即日本外國之意】皆有，日本女子更多，但是她們總未嘗滿我的意。我常對你說，日本女子走路脚尖向裏，成內八字式；中國女子走路，脚尖向

外，或外八字式；這內外八字式的走式一看，不論她面孔生的如何如花似玉，我總是不敢領教。不過內外八字式的走法，中國日本都是過去時代遺物，新式女子不一定皆然。西洋女子據我的目光，看除了脚下的曲線美而外，我到了現在還未了解她們的美，在什麼地方？也許是生活方式完全兩樣，不易了解罷。我愛你的小嘴紅臉蛋來吻我，更喜歡着你的兩條腿，不知什麼道理，我總覺得你一切都好，無美不備，不知別人看了如何。我怕別人如果也與我一樣的話，我就不能有所疑慮，因為我怕別人也與我一樣愛你，則有取我而代之危險，我想到這裏，簡直不敢把你放在宿舍，以免萬一生了虫【生虫日人表示女子爲人所嫌也】我那能捨得？我的朋友，都說你實在好看，不知他們的話是否有不實在的地方，閻王樣說「長子，你真豔福不淺，我要得了像鶴子那樣一個老婆，爲她死了也甘心，閻王樣這幾天老跑車站，也許下一次見面時有點成績出來，他是很痛快，決不隱藏，有什麼說什麼，昨天說了好多，他的失敗情史，聞之令人噴飯，下次來時，

他可以告訴你聽的，而且她想問問你女子心理，也許把事實一一舉出例，來向你領教，也未可知。如什麼時候用什麼手段，你這次還得當一次女子心理實踐的講話師呢。這位老朋友真滑稽萬分，他當說他的成功的史時候，手足皆動，說得十分有勁。但當說她的失敗史時，手足也動，不過用手把腦袋多扣幾下就是了。他問我，如何把你弄到手，我說我頭次與她在靜貞處見了面，我照例問了姓名學校，給他一張片子，我也並未問她多少話，她就眼來眉去，存心不良，後來她寫信來說想與我見面談話，因了這個引子，就到了今日的樣子。我這樣一說，村長（你還記得麼。就是臉還比我黑，說話時一笑，就把牙齒搬在外邊的那個瘦子，也是我的同鄉。）就對我挑釁說，「長子！你不要吹牛，憑你那副印度面孔，鶴子能夠一見就把你看眼裏？不知你費了多少力量，拍盡了靜貞女士的多少馬屁，費盡了一切交際手腕，才把鶴子釣上你的軟鉤。老實說的話，你與鶴子樣比較以下，實在相差太遠。你說這瘦村長欺負人至於如此，真是豈有此理？不惟村長一

人如此，別的人也異口同音的說一定是我費盡心力，才把你弄上釣的。我說我對她初非無意，但是惡念由她發動。他們五六個人與我爭辯，莫有結果。我已經答應他們下次你來時由你實供。

鶴子樣：實在的話，我與你的關係，是由你發動的，所以你下次見了他們就自己承認罷，是你自己作出來的，說了也無妨，再見！

永生

卅二 答案

永生樣：

第一要件，先告訴你，這次禮拜六又不能出去，下禮拜再想法子。

永生樣：你真豈有此理，誰先發動惡念，還用我說麼？誰對你眼來眉去過？

你若不是有惡意的話，何必乘靜貞下樓時，快快的把通信處寫給我，還說了多少

引動我的話。靜貞來了，又假裝很鎮靜面孔，拿那所謂紳士的樣子。頭一次見面時，不管牠了。現在的問題，要問是誰先寫信的？你總還記得罷？你若不寫信，我又從何與你回信，所以我我到了今日，全是你的一封來信作成的。你還來說發動由我，真是咬賴了。不過我自己也情願罷了，我若不惜願的請，你寫信來，我又何必理你？過去的不必管她了；總而言之，你與我是相愛的不是單戀的，這不就完了麼？那樣長的一個人，爲何這樣膽小？你就爽直的說，你先發動，來求了我，又有什麼了不得？

永生樣：被動也好，發動也好，總歸是我絕對的愛你，我也信你是絕對的
愛我。

鶴子

卅三 三分郵票是本錢

鶴子樣：你這孩子爲什麼這樣膽子小呢？我把通信處告訴別人是復平常的一

件事。(老實說，給女子的片子上把通信處一定寫的清一些)對人客氣，喜歡多說點有趣的話，是我的癖氣，有什麼引動不引動？要老實的說，你才是引動了我呢？我與你不過是一個初見的人，什麼。此後請教的地方很多呀！「來我們學校參觀十分歡迎呀！」「靜貞與我和姊妹一樣」呀，這個那個說上一大堆，到底是誰先起意，誰引動誰，天地良心，你不要冤死我了。就是退一步說，是我先起了意，你既無動於中，為何那樣的殷情招待？回去時，好像是我到了你們家裏的樣子，送在門口，說了一大堆叫人聽了捨不得走的話，那又爲的什麼呢？還把靜貞要請你吃飯的話告訴我，說「她的話有時不能十分達意」，不就是請我作你的翻譯麼？你那醉翁之意，我在頭一天全都看出來了。

鶴子樣不管發動也好，被動也好，你現在已算歸我所有了，我愛了你就是去引動一下也不算得什麼了不得，不過我沒有的事，給我加以罪名，有點冤旺罷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現在總感覺得在靜貞處與你初會是十分痛快，我回來後十分

高興，我當時心裏想，我能與她再見一次面，我總可以有法了叫她與我來往，老實說，我當時對於你，是已經起了愛的意思了。

不過因為你是靜貞的朋友，萬一叫靜貞知道，有點難以為情，因此想了好多的方案，就把你弄到今日的地步了。鶴子樣，你看我印度人的手段如何？

不要說別的了，下次來的時候，你對他們承認好了，免得他們欺負我，說你未必理我，是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的心買來。其實呢，我何嘗費了九牛一虎？不過化了三分郵票，就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十九歲的小姑娘，引來叫她動也不能動。

永生

廿四 辨解

永生樣：星期六的信；已拜讀了，你把小題大作，我也不能不辨論幾句，因為你對你的那般朋友亂說，是有關我的名譽的。（什麼話）你頭一次與我見面。

照普通說，你應該客氣一點，才對；你簡直大吹大說，吹得天花亂墜，而又其乘靜貞下樓時，獻出好多殷親。我當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你一下從全國大會吹起，吹到遠東大會，世界大會，好像是體育專家的樣子，又說了多少關於運動界的事情，你自己想想，你說的話多麼？我說的話多呢？我順便說了兩句「請多指教」「請便來玩」的話。這也是照例應酬，你就認爲是我引動你，那們我難道非說「誰領你教？」「不准你來」不可麼？至於說「靜貞與我和姊妹一樣」那是實在情形，我們女子同學，稱爲姊妹，有何奇怪？那們你對於一個異性的靜貞何必張口老朋友，閉口老朋友呢。

永生！何必原來復辨論呢？與其辨論，你簡直就說你未嘗愛過我，那就算你利害。既然說，捨不得離了我，發動被動，又有什麼關係呢？總而言之，在靜貞處見面，你也非被動，我也未曾發動。至於見面以後的情形，完全是你先發動，你還記得是我先寫信給你麼？還是你先寫信給我的呢？沒有話說了罷，你若不是

存了別意，何必要與一個素無交情的人寫信，什麼「多麼快樂」想說的話很多「都是什麼意思呢？你簡直是故意引誘我的，不不不——我那能忍心說引誘我，你是愛我的喲。我想起當時接着你的信時的情形，不知多麼高興，我想起當時靜貞把你的信交給我的情形，她說那一天見面的那位永生樣給你來了一封信，真是出我意外，我把你的信看了好幾次，你那封信寫的何等誠懇，何等大方？怪不得我年幼無知被人你引誘。不是不是，說錯了，怪不得我敬愛了你，（其實你先愛了我的）但是我當時不敢放肆。怕你笑，所以未敢寫什麼普通以外的話語。

永生樣：反正你愛我，我也愛你，而發動的，確是你，而不是我，不要再辨了，說別的罷。這一次因為特別原因，勢不能中止外出，與你十日未見面，還未滿十天，好像隔了幾個月似的，我沒有事情，總是把你的信拿出來翻閱，我有一點工夫，總是看你的舊信，所以你的信，我差不多都背熟了，你不把我寫給你的信退還，你的信我也不能還你的。我上一次在你開箱子時搶來的那封信，回來自

己一看，也覺得可笑，爲何我要寫那樣信給你呢？好了，我曉得了，我再不爲你寫信了。你把我的信全都當笑話，當調戲我的資料，而且給你的朋友看。便宜王又加了好多調料來資戲我，說那樣信萬不可再寫，別人看見要得病的，受不了的。你想叫我多麼難以爲情？我打算星期日來，你就在新宿等我好了，九時前二十分可到，你不要像上一回大早了，一個人多麼寂寞呢？我不見你的信，總感覺寂寞，不管禮拜六接到與否，請你寫一個回信。

鶴子

卅五 勿告靜貞

鶴子樣：

這封信用特別快信寄你，也許禮拜六夜裏可以送到。

市外的郵政，真不成話了，化了特別郵費，還是往往與平信一樣的慢，這封信我特別去送在車站前的郵筒，也許快一點，真是羊小尾巴大，電車費倒五倍於

快信郵票。

你把發動戴在我的頭上，自己說，不再辨論，未免太專斷，讓我也來說幾句，你要有理由的話，再辨論一次也是我所歡迎的。

你以寫信之先後定發動與被動，我以為這是不對，應當以信中寫的話決定才對的，我寫給女子的信，最少的話，也未必就這一封，然未曾因寫了一封信，而就成發動之罪，對方女子也未曾作了我的被動，所以應該以信的內容決定才對呢！我若不懷好意的話，給你的信能叫靜貞轉麼，這樣說來還是誰先發動？你說不明白了麼？我的信大方，所以我才敢叫靜貞轉你，對於一個素少交情的青年男子，不惟來信不由靜貞轉交，而又不讓我告訴靜貞，是什麼意思呢？我就是石頭，見了你那一封信也不能無所動。鶴子樣，你若把你給我的第一信，不讓靜貞轉交，並且把不讓告訴靜貞的理由說出來的話，就算我引誘了你年幼無知的少女也可，說我發動，更是認受。

鶴子樣：你沒話再辨了罷，你若再強辨的話，在我的朋友面前，說我引誘你的話，我不獨把你的第一次給我不讓靜貞知道的那封公開給他們看，連那兩封肉麻的詩與信也給他們看，我就不信你那樣善辨。禮拜日來時，非你給我準備了好多的禮物，那是不成，我一定把你的事情全說，給他們看看你的臉紅不紅。

鶴子：快快來罷，快來到我的懷中，你要曉得這一回已經兩禮拜。十四天的接吻，合在一起，不少呢，你都得準備好才再對我把你的嘴，要咬破才止。我在月末也有幾門功課要考試，所以也得看點書才行，但是這幾天，天天的等與你見面，簡直眼鏡放在書上。這一個禮拜日，銀座有關於母性愛的外國影戲，你是最喜歡的，我已經買下了兩張票，所以吃過午飯，我們就可以出去觀影，看完了吃飯，七點鐘我們去看夜市，八時鐘我用汽車把你送在車站，不至誤了門限的。

卅六 愈想愈難

鶴子樣：你前天來，以將來你我結果爲愛。我當時用話安慰你，其實我心裏也實在難過，有了這樣複雜兩個家庭關係，已經是千難萬難，而在此千難萬難之上，不幸我們又未曾生在一個國家裏，我們將來問題之難，不知難到什麼地步？想起來，將來的事，一時也不能安心。當你來的時候，我只知快樂，忘記了一切。你一回去，我就是獨自一人，伏在桌子上，想將來的事情，愈想愈難，愈想愈知其解決之不易，而且連想到種種別的問題，一切關係問題，到了晚上，不能入眠。我更爲你着想，覺得比我更難。這種情形，你也曾經再四說過的。就是男女立場，不關男子比女子容易，至於國家關係，老實說（也是你說過的）我就使不與你有了今日瓜葛，也未必不有別的日本女子作了你的第二，所以在我的立場其特別的程度沒有像你的大。你說的種種的話，我當然感激。但是我實在不敢十分

聽從，因為我沒有這些大的勇氣。但是同時我也沒有法子，把棄了而獨歸，是我萬萬作不到的，我那能忍心呢？愈想愈難，愈想愈煩悶，還是不想的好，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辦法來的。

永生

卅七 中國之憧憬

永生樣：見了你的信，叫我也十分難過，你想想我如何能不煩悶呢？再過了一個月，就要總解決，你說要歸國，我雖然已經決定了去教書，但是你能忍心棄我而歸麼！我能忍心看你獨歸，而自己去與他們鬼混麼？在一個月前因為日子還長，我還未覺得這樣煩悶，到了現在，我算算像現在的樣子，我至多也不過在你們的地方能去五六次。

永生哥，無論如何，我是不能離開你的。我就是棄了家庭，受了社會的鄙視，也可以。我只求你始終愛我，我人生一切都滿足了。鶴子沒有你，是不願生存的。

人世。我一切都不管了，我教書也不去了。我不願放你回去，我要與你同去北京的。哥哥他見了我，他一定會愛我，不至拒絕我，不至責備你。我相信他是個有理解的男子，而且他也與你一樣受過同樣教育，他一定同情於我們的。他看見了你我以後，他一定會援助我們。你的父親老了，他一定不願違了兒子的意思，而拒絕我。而且我也讀過中國的老書，知道中國的禮教，若有機會，到了他的身側，我也可以代你侍奉他。他已經六十歲的人，一定特別愛護幼子，不會責備你的。

永生：我不獨會洗衣作飯，除了你的西服而外，我一切的東西，都會作。連西服的襯衣，我也會縫，我自己的衣服，不論和服及洋服我全都會縫。我可以給你年老的父親作日本式的火鍋，聽說外國人沒有一個不喜歡吃日本火鍋的，年老的人，一定特別喜歡吃的，我到了北京，我第一個希望去看紫金殿與萬里長城，我喜歡騎馬，但是馬跑的大快，容易發驚，我有點害怕。據那本書上說，北京去

動物園路上必須乘驢，他說驢比馬小得多，走的很快，而無危險，說是騎上非常舒服。我未見過驢，但是驢既與馬相像，而無馬之危險，那們驢就無異安安的馬了，我想一定合我脾味，我一定要去動物園騎她。而且你說的那比我大兩倍的那個長人，也可以看見。日本人身體真小，我們曾在九段公園化了三角錢看見了個長人，但是我現在想起那個人，胖倒很胖，要講起長的話，比你長不了多少。我看你把你的那個大風帽戴上，再把北京印象記上所照的那副用毡子剪成方布作成的高底大鞋穿上，到了九段公園，也須能弄個一塊八角，也說不定，（一笑）。而且北京的市內，聽說還有駱駝，我們在動物園也看見過駱駝，但是比象小的多。據書上說，駱駝之高，與象相似，但是我看上野動物園的駱駝，與象相較，由形像說，不及三分之一，要秤起重量，恐怕十分之一，都沒有的。我看畫片上所照的駱駝，其說明是用一跟粗線由駱駝嘴上穿出，一個小孩把那跟長線拉上，則駱駝隨小孩而前進，好像駱駝是很馴順東西。但是上野動物園的駱駝，用了

很堅固的鐵欄圍起，與獅子老虎一樣不准參觀者到近邊去，好像是很凶猛的東西。不知北京駱駝是的怎樣的？

永生樣：想起北平的奇觀真多呀，我一定很願住在這個地方。而且有了你，就是不論什麼地方，我都願意隨你左右。

永生樣：你已是屬於我的，我已是屬於你的，我與你是絕對不能離開的。我想起人生太無意味，我憎惡現在的社會，我愈想愈討厭。現在的社會，種種無謂的禮教，種種不合理的組織，弄的有情人不能相合。我要把你我兩人的事情發表了的話，我在我們的地方，是絕對不能立足的。教書是更不必說，絕對沒有人要，所以我想到這裏，實在不敢回去，不願回去。回去以後，恐怕連和你通信都不成了，若到母校去教書的話，更是不能與你通信。因為有這好多原因，所以我有時想不開的時候，簡直想溜之大吉。我離開日本，他們是找我不着的。但是我要逃出以後，是沒有臉面再回來，而他們也不能收留我，社會上也絕對不能容許我

。所以我須有十分的決心與覺悟，你更要須有十分的勇氣。你能負了我一切的責任，有了你，即有我，那樣的精神才可出此非常手段的。我自己有時也想到如此困難，不如一死爲愈，因爲死了則一切困難痛苦都沒有了。但是我想用了這死的勇氣，來與家庭社會併命，我們終有圓滿解決之一日。而且我把你留下，一人獨死，我是捨不得。我當然信得過，你不至負我，但是也許你萬一爲魔鬼所誘，你上了她的當。我的你，被她奪去，我死了何能甘心？這樣一想，我簡直不如自暴自棄，什麼批評，禮教，社會，家庭我都不顧，過上一天算一天，反正按我們的情形，難以有好結果的，你當然也有點明白罷？

永生哥，我想起來苦的要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你在我，我相信你不負我，我相信你一切都能爲我着想，我一切都是你的了，我自己無權自處了，請你決定一切，鶴子跟你去死也情願的。

鶴子的永生樣，快來吻你的鶴子。

你的鶴子

卅八 犧牲

永生樣：昨天經你把一切開導給我聽了，我清楚的多了，我爲了從你的命，爲了愛你，我已經正式告訴了校長，決定三月三十日去母校授課。

永生樣：止一個月的時光了，我們就要離開，快的很，我決定教一學期再說。二十六日學校完全沒有了，我這次不管三七二十一，簡直就住在你的地方，我們盡量的暢遊幾天。他們或她們的批評，我都管不着了。只要你對他們說，你真正愛我，就是他們當我到了你的門前，他們故意來譏笑我，我不惟臉面不紅，我還覺的很光榮，把腳跟踏的有勁些，讓他們看看。爲了愛自己的人而犧牲一切，道德上並不犯罪，又有什麼可恥呢？我現在一切都想開了，我不怕他們或她們了。我想正月的情形，太像小孩子了，我現在長了一歲，我一切都進步，我不能受他們或她們的拘束了。那些無責任的批評與笑罵，都是愚夫愚婦之常，那裏有工

夫去管他們呢？

自然的我連自己的家庭，都無暇顧及，那有工夫去管他們毫無關係的一般人之批評呢？這種專門以批評他人之是非爲務，不負責任的人，不管自己閑話說出，對於別人發生什麼影響，都是信口雌黃，你我都不要管他好了。

永生樣，我惟一的希望，就是你回去一次，半年內定可歸來，歸來你與北京的兩位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希望你到了北京，不過兩天就給我來個電報，說來接我到北京，我就即時辭了職，準備行李。

永生樣，見了信，給我快回信，免我寂寞與煩悶的增加。

鶴子

我的永生樣，這幾天時候不好，千萬注意。

你的鶴子

三九、a 自尋煩惱

鶴子樣

你真是自尋煩惱！我與你兩人的事，與他別人有何關係，什麼顧及不顧及？從何說起？附近的人，見了你時常來找我，不過惹他們注意罷了，他們何常批評過你？他們是沒有批評我們的理由。萬一他們批評，一定是好的批評。不過我們的事，好歹用不着以他們的話為標準，所以我們用不着把牠放在心上。而且根本他們就未曾說過我們的事，你從何而知受了他們批評？空中樓閣，胡思亂想，何必自己苦自己呢？鄰人老太太上次你來的時候，她老遠的笑你，你就認為是譏笑，其實她昨天看見我，還誇獎你長的好看，我把你我交情經過，（正月二日之事，當然未便告訴她。）說了一遍，她好像很羨慕的說，「你們真幸福，」下次來時，她還讓你到她的地方去坐坐。老年人最喜歡成人之美，那能有歹話說出？你

真太冤枉她了。忽思亂想，徒自己苦自己。你下次來時，我帶你去看看她，你就知道她是一個好人的，而且她一定很能同情於我們，也許我們的事，還有可以借重她的地方哩。

你諸事都神經過敏，往往誤會了別人而痛苦了自己，希望你以後一切都聽我的話，照我的計劃行，我們的結果一定可以圓滿。你為我這樣犧牲，我自然願與你共甘苦，那能忍心叫你一人受罪，至於你的家庭的事，我將來想個法子，可以疏通，在日本社會上，有點來歷的人，我還認識幾個，而且一定能夠理解你我立場，到了必要時，我都可以請他們出馬的，我最怕的是你不與我先談而自尋煩惱，此層望你特別注意！

永生

三九、b 某種訓練

永生：因為馬上就要考試，忙的實在沒有法子，白天用盡了身體的力量，與

精神的思索，夜間仍因為忘不了你，不能安眠。這兩個禮拜只得忍耐一點，不要出去，請你也不要發急。下次我打算設法於禮拜日來整玩一天，現在你也要快考試，我們兩人都努力點才好，我平時經過的成績，除了英文太差，不滿七十五分，別的都在八十分以上，實踐工課亦在八十分左右，我們學校雖不用分數發表，但是畢業成績，因就職關係，分爲最優等，優等，合格三等，九十分以上爲最優等，八十分以上爲優等，七十分以上是合格，我打算在這一個月內，努力點，與芳子文子爭個上下，她們兩個工課，實在說，除了牛大的力氣而外，別的東西，未必及我，但是上學期竟考在我的上邊，我實在有點不服，我這一次，就是考不到前四名，最少也要扒在她們兩個的上面，出出我的氣。

永生樣：你不要掛念我，不要使我分心，我若考在前邊，你當然也願意的，想起來，東京正是人才會聚之地，比鄉下強的多，有幾個同學實在令人欽佩，她們腦力的確比我好。但是據我看來，考的高低，難以定學力的絕對優劣，比方有

個松本洋子，她歲數已是二十一歲，特別用功，我認爲他的一切都在我的以上，而成績反考不了最優，同時如芳子文子等，倒又在考在我們上邊，那位洋子真是太冤了，我們有好多同學，替她抱不平，但是她自己毫不以爲意，這位同學真有點老成持重，她的歲數，比較靜貞小兩歲的樣子，但是一切派頭，很與靜貞相似。我們同學二十歲左右的占大多數，像靜貞們到了二十四五歲，就算大一點的了。但是還有兩三個曾經作過教員的人，比靜貞還大呢！你說我歲數太小，我想這位洋子也須爲你所歎，因爲她爲人很老成，不愛多說話，而且身體也較我高大，不過老實點說，她的 *figure* 可有點不大好看，並沒有像靜貞那樣腰直而細。想起來，你這個人也太難了，自己不先看看自己的一副印度黑臉，（你不要怪我，我知道你也不至怪我，才敢說的，）專門來批評別人，要按你的條件說出的話，靜貞似乎很合你的條件，但是你又說她是事業家，不是當太太的，要當朋友是再好沒有，當老婆是不大合適。我可要告訴靜貞，就說你批評她，你怕不怕呢？這這

翼難了，你說我歲數太小，身體稍低，但是你要曉得歲數是要長的，身體的話，我還比靜貞較高，但是因為女子們不受過某種（？）訓練，是不能寬闊起來，不論多麼高的女子，在十七八歲時代，總是看的很小。

你若有這樣本領訓練我，不滿一年，我一定成了你理想中的一個不小不大，不肥不瘦，不高不低的一個近代型的 Madam。

永生！我用了鏡子照照我的臉，自己看來，好像我的樣子已經不像去年了，我要把制服脫去，換了奧樣式的衣服，梳了把頭髮披在耳上的新式頭，一定很像個近代式的 Madam。（編者按奧樣太太也）

永生樣：這個 Madam 爲你而生的，也是等待你的訓練，才可以發揮出來她的真性。青春三月已到，我如何能不感覺煩悶呢。

三九、C 性生活之要否

永生樣：

熱 戀

鴿子

昨天回來已經到了九點四十分鐘，上牀後，總是睡不着。這兩個禮拜以後，就要分別了，想來三月以後的生活，叫我怎樣的過活？

一禮拜與你不見面，就把我急的不了，你說你一去，來往須八九個月，我如何能等着？但是聽了你的情形，我又不能叫你不走，我是千難萬難，如何是好

我們畢業式，決定二十五日舉行，我打算二十八日早晨把行李打開，晚上去你的地方，我也不顧一切了，反正我們只要兩人能交個清潔的朋友，我們就要睡在一個被窩裏，也不一定就非口口不可，我現在更加覺着精神之愛，不一定以肉體接觸爲表顯，而這個肉體接觸，在你我也好像不十分必要，我現在這樣想，不知你的感覺與我相同否？（但是我同時也不信精神之愛不在肉體接觸的空論，自知矛盾，也沒法子，一笑）

我大約二十一日下午，也須還可來你的地方一次，但是七點鐘就要回舍，你最好把一切計畫詳細告訴我，我也可以有所遵循，決定我的一切，再見。
鶴子

四〇、a 長人隊

鶴子樣：

這封信用快郵，明天早晨，當可接到。

我的學年已完結，我決定休學一年，去歸國一次，你既已與學校訂了一年合同，那們我歸國期間，你去教書，我打算三月三十一日把你送在橫濱，四月中旬以後，我才可以起身，先至北京與兩個哥哥見了面，過了暑假，再去家鄉，看我十餘載未曾謀面之老父，年底我一定可以回來，我們再見面，到那時我一切都可與你有根本解決了，我的父親一定很喜歡你，一定有好多東西叫我帶給你的，在北京我的兩個哥哥，也一定喜歡你，不過我現在因為種種原因，還未把詳情告訴他們。

我若把你寫給我的信（但是太肉麻的不能讓他們看，一方怕他們說你輕薄，

一方在我也是不敬於兄長。)他看了，他是懂日本文的，一定贊美你文字之好，我把你的像片，給他看，她一定說你生的美麗。不過他們的歲數很大，與你的父親差不多，我大哥的兒子，還比你大幾歲哩，我的二哥，雖然年紀比我大十歲以上，但是他年青的時候，比我好看，因為他身體比我壯，不像我這樣長瘦，大哥則相反，他比我還瘦，也比我長，那才是真正的電桿。我們兄弟們年紀，相差太甚，像我大哥，他們兒子歲數與我相似，我們兄弟們都長得長大，惟三哥稍小，不過也並非矮子，是與我們別的兄弟比較而言的，再談。

永生

四〇、b 一切都是你的

我的永生樣：

在未提筆以前，想起我們在東京的快樂生活，再不滿十天，就要完了，叫人多麼難過？

永生樣！我如何能與你分開呢？我如何能捨得把你離開呢？

永生樣，你忍心離開你的鶴子麼？你那樣愛你的鶴子，你如何能看見她離開了你而去，受別人的指使？我想你一定不忍。一定不忍，一定不願你又爲何勉強呢？這明明是社會環境迫你，並非出於心願，我固然覺得我自己太無勇氣，我覺得你也太無勇氣，所謂禮教，所謂道德，明明是不見血的殺人利器，上帝叫世界上有男人，又有女人，是男女之事，上帝之所不諱也，我以前嘗想到如果真正相愛，不一定有肉體關係，才可表顯，我這幾天忽然覺悟，我認爲所謂精神戀愛，不過是騙人的幌子，自欺以欺人。不過爲了禮教所迫，強制生理之自然現象罷了。

我決定於二十八日下午去住在你的地方，別人的批評，我都不暇顧及了。我們暢遊三四天，我就是遵了你的意思，去忍耐一年半載，也甘心的。好在中野叔母也會說過，叫我住在她家玩幾天再走，我就說住在她的地方也可以的。

唉！我又矛盾了，爲什麼這樣呢？前怕狼來後怕虎。

永生，我嘴裏雖那樣說，我還是免不了禮教的束縛與環境的壓迫，如何是好呢？又害怕又高興，又覺悲哀，又覺快樂，我真是個命苦的人，中野叔母們都說，美人薄命，她說我也是個美人，難道就是表明我必薄命麼？

想到這裏恨不得以自殺了事，但是既然有自殺勇氣，則盡我所欲而爲之，然後自殺，才是值得，想到這裏，又想留下了這點勇氣，來與社會抵抗，如此我們必有戰勝之一日。

永生樣，我不敢對你多說，使你爲我加憂，自己也要悲觀起來。鶴子覺得有了你，別的都沒有了。你的鶴子，決定遵命等你，不叫你憂上加憂，望你也不要以鶴子一時憤激而變了一切計劃，鶴子的一切，都是你的了，那能不遵你的意思。

永生樣，成績發表了，我還是列在最優等，不過因爲有一兩個僥倖之徒，列了我的前邊，所以順次就輪到六七位，不過發表時，用ABC順次爲序，只知等

級，不知前後，除了本人，學校也不發表，這是因爲就職關係，不能不如此，反正我不以此爲榮辱，我也並不想作一輩子教書生活。要不是遵你的命，這一年我也不願去的。

鶴子

四〇、〇 決不忘記

鶴子！在車站上與你相別後，我在月台上立了幾分鐘，回來寓中覺的十分煩悶，就去看電影，但是電影是不能解我煩悶，所以來爲你寫信。

鶴子樣：我因爲第一爲了環境與禮教，第二爲了責任問題，在你未來我寓之先，本打算不爲過分（是過分麼？還是爲禮教責任所束縛而自己假作）要求，忍耐到第二日，我忽然想起萬一我有個萬一，或你有個萬一，不是把一朵很鮮美的花，爲別人所奪麼？我對於我自己的東西忍耐忍耐，不加摧殘，是可以勉強的，但是把自己所有品供了別人催摧，是覺得不忍的，我相信我不至有萬一，也相信

你也不至有萬一，但是萬一有個你我力量難及之萬一，不是你我都有爲大力所迫之危險麼？想到這裏，我於是不得不下了決心。你走的頭一天，就不能不再爲一月二日之續，這樣一來，就勢不能不延遲你兩天工夫。

鶴子樣！這三天的經過，我是難以忘記的，我們兩人難以忘記的呀！一個禮拜以後，就離東京，歸北京，過路尙能與你設法見一面，至多半年，少則三四個月，我們的一切都可解決了。

鶴子樣：你在上火車前的一句話，「一個處女爲了你犧牲了」！我決不忘記我不待你再四哭涕，也知我責任所在，絕對不至於負你之心，請你放心，再見。

我的鶴子樣

永生四月二日

四一、獨思

a 第一次……

想起昨夜的事，今生難忘，正月二日好像不如今日的……

與永哥商定，他回北京去，與兩個哥哥詳細商議後再去鄉下與年老的父親告訴了一切，得了許可，就來東京接我歸國，我想幾個哥哥一定同意，慈愛的他的父親，更不能反對，我只得忍耐幾個月，他年底總可歸來，我決定去教一年書，待他的佳音。

昨晚又……但我仍不解其中……總算知道了終身難忘。

七時，永生送我到了橫濱，他說過一個禮拜，就歸北京，過路來看我，但是我總覺得一個禮拜太長。一兩個禮拜還待不着，這七八個月如何能等着，分別時悲痛過度，眼淚都出不來，用手巾……口唇……擲在月台上。

暖，難過死了！永生哥，你千萬不要因為我不在而悲哀，我是等你的不論到了什麼時候。（在車中寫）

發信 永生哥（神田）

三 日

昨夜住在大川先生之家，他的太太很客氣，但是夜間想起永生在車站上情形不能安眠，在被中一人偷哭，託大川先生想為說學校事。

發信永生兄 祖父（告赴校事）

四 日

在熱鬧地方去與大川太太遊玩，但是心中有事，不知看的什麼東西？

五 日

午後一時，至廣島車站，美津子來迎，夜九時仍登車。

發信永生兄，催速準備歸國。

六 日

昨夜車中有青年男女同坐，想起了永生，我們爲何不能像他們一樣自由呢？

下午一時到了家（姊來迎）

發信（姐姐代發怕家人看見）告安着

受信 永生一號

七 日

真忙的要命，都責備我不早來，說我愛東京甚於愛家庭，在家裏住不了兩天，就要去任教，實在我也不能自辨，我已經把五六天在永生處住過了，我愛他實在沒有法子，但是我也並不是不愛家，不過永生的小小房子，比我家好的十倍。

發信 永生 中野 大川 敏子

九 日

今日到校，第一次授課，有的學生年紀甚大，與我相仿，有點怕羞。

致函村田先生請其指導一切。

發信 永生 村田

十 日

今日開始報名，人多忙不堪言，學生們偷的笑我，都來問我東京情形，我第一先把永生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但是未說實在名字，以永生與我的事，作了背景，把東京學生生活講給她們聽，夜十時，才就眠，床中偷的爲永生寫信，明早發。（夜十時半）

十一日

今日是入學式，我又當值日，十分的忙。

永生若在這裏的話，我每天四時後可以去找他。永生愛我，他不說謊，在東京不至有了別人忘了我罷，何以尙未來信，我寫信去問他。

發信 永生

b 被中偷哭

十三日果然永生忘不了我，兩封信同時到了，一封是由大阪轉來的，一封是家中轉來的。

永生，你不要那樣責備我，我那樣心痛，你還不原諒我麼，我除了把胸口破開，給你看而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可以表我心跡，永生千萬不要用這樣空中樓閣之幻想來苦我，我身體然雖離開了你，我的精神沒有一日不在你的懷中。

發信 永生

受信 永生兩封

十四日

學校事，漸漸熟練起來，不像初來時之困難，但是到了沒有事時，總覺寂寞，男子的力量真大，我真爲你所支配了，永生，你的魔力真把我迷惑了，想忘也

熱 戀

忘不了。

受信 村田

十六日

今日分配了許多雜務，夜間九時才歸宿舍。

看永生的回信，並看給我的兩本關於宗教的書，他說叫我多看關於修養的書，姐姐也說「給這種書的人，一定是很好的人，不是油頭滑腦的人」

發信永生有澤

受信 永生 你爲了學校的事，不能如期歸國，那是沒有法子，我想與你見面，但也不可因此而談你學校，永生，你乘我不在，好好用點工罷！

十九日

今日因爲三時就完了，所以把包好幾天未寄的東西，送去郵局，永生，這是我的微意，你看見了這個東西，就算見了我，郵政局的人，真討厭，問這個，問

那個，東京長，東京短，這人是誰，那人是誰，要不是人多的話，他再迫問起來，我如何出得了門？用了掛號，他們不敢拆看罷？

受信 永生 婦人世界並他種書三冊

c. 穿什麼衣？

二十日離了東京，已三週了，白天倒沒有什麼？晚上真難過，悔我一日之夜，何不從他的要求，他說兩個禮拜的……但現在已過三週矣。

今天有特別點心：看電影，十時始歸，想起東京新宿館情形、好夢！

發信 永生

二十四日

上午沒課，一時，松田樣送來兩封信，永生！你爲何要用這樣信封呢？叫我不能下台，到了便所去看，淚下不能卒讀，頭發昏

受信 永生

二十九日

永生何以還不來信，你忘了我麼？不！永生是絕對不能忘了我，何以四五天沒有信呢？門房說，信件決無遺失，是什麼道理呢？

三時後到寺院前買東西。

發信 永生，我並不是不寫信，因為你未來信，我怕你萬一搬家，信落別人手裏。電報打去，明日當有回電，萬一他用了名字。學校裏知道那還了得麼？他不至這樣不聰明罷？

三十日

星期六，四時授業，村田樣來信。

永生你的信已收到，電也來了，我也並非願意化錢。真可笑，你自己為何打那樣長的電報？

四月七日

永生來此，我想起來說這次可不能空過（？）那才不能空過呢？我上次已經後悔，這次不待你先說，從今天算還有七天，牠（？）與我都等着你呢。

五月一日

六時起床，衣服送去，還未拿回，叫聽差去催取，再過十天，一定很熱了。

永生愛那條青色，但是已經不是學生，穿上怕人笑，還是穿那灰色西裝罷，永生，你說有好多東西給我，是什麼東西？巧可力糖是一定有的，有橫濱的中國點心沒有？你給我縫的衣服，現在還不能穿罷，宮島大道都是好玩的地方，你星期六來的話，我請半天假也可以，禮拜一不去亦可。

發信 永生 電報。應由神戶先來一電。

五月四日

今日有體操實踐，課後安本先生看見了我的書包，問我是誰給你的，東京的

Romance呀！戀人呀！說了好多，男人家真不客氣，我與他並不熟，竟來這樣放肆，永生！你的名字，用兩個羅馬字記着，他也並沒看出，他也是東京大學出身，在學校中，是老先輩了，別的教員都很尊重他，都說他在未結婚以前，也有好多情史，說了好多與我們經過差不多的過去話，永生，這類劇情，都是大同小異，登台人物不同耳，不過我與你特別的地方，就是國家不同之一點。但是現在世界大同，而且個人交際並不能因國境而有異。又何防呢？

受信 永生！我自然遵命，永生！我用鏡子看看自己比在東京時代好看了。
這個很紅很紅的嘴唇，是等你的，是爲你準備的。

五 日

今日是招魂祭，與內田先生去看熱鬧，誰知反變了被看之人，鄉下的人，是沒有法子。永生，你不要亂說胡道，在這樣的鄉下，我是不能上了別人的鈞。

發信 廣島

受信 永生

d. 他來了

十日鄉下人，真可笑，爲了個祭日，忙的不得了，但是我們同事的先生們，都是在東京受過教育的居多，爲什麼也與他們一般見識，忙些什麼，真是庸人自擾。不管他們的閒事？準備明日去接永生罷。

一個多月未見面，好像過了幾個月，也不止這一次，回去至少也待半年，我如何能等着？鄉下的生活，真是乾燥無味，無趣極了。

想起明天晚間的事，有點不自在。（十時半就眼前）

受信 電報兩封 神戶廣島

十一日

早起後，想起要去宮島，心中有點發跳，到了教室，也是心不在焉，幸而只

有一點鐘，

一時先去洗澡，然後準備了一切東西去到車站，上車後，不過二時間就到，等了三十分鐘，快車到了，當時的愉快情形寫不出來，但是怕別人看見，心中亂跳，從了永生的命，先到車站飯店，十一時我先去洗澡，我衣服還未穿好，他就跑進了，雖然電燈關了以後，同床睡覺，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能叫他看我……昨夜之事。（十一日早九時半在被中寫）

十二日

早九時半才起來，昨夜太疲乏了（？）今日才把他拿來的東西，都取出來，叫我看，昨晚簡直什麼都不管了，就爲了……。永生真對我誠懇，我如何才能報答他的好意呢？沒有別的東西，惟有把我的心送給他。

午後一時，到了大沼池，散步樹林中，不知不覺之間，已經五點半鐘了，肚子餓的都忘記了，腿有點痛了，六時回旅館，今天水不大熱，洗澡時有點發冷。

十時半就眠。

十三日

本想早起，又是起不來，多在永哥的懷中叫他抱一抱！

還有一晝夜就要離開，簡直的不要起來，睡他二十四時罷。（早九時）
但是事實上那能呢？旅館裏的下女，都偷的笑，她們都說是新婚旅行。

永生真不怕難爲情，說上好多……給她們聽，他還讓那個小的下女陪酒，
半年的……三天全口完……，真是笑話……，你不要命了麼？但是今
夜可不能像昨夜那樣客氣了。當時有點不好意思，過了總是後悔。七時半就去洗
澡，八時入眠。（入眠後……）

十四日

六時醒來，想起永生今日要走，心中多麼難過，吻！永生請你狂吻，請你吻
我半點鐘，嘴不要離開的吻我！

下午一時登車，火車！你真無情，你把我的生命拉上走了，六時到學校。

今夜的情況，真是用筆寫不出來，愈見面而愈不能分離。（十時半）

十五日

今日精神疲乏的萬分，七時半才醒來，十一時後，在教室乘沒有人的工夫午睡。

永生你爲何給我那樣一封信，叫我何等悲觀。

受信 永生（車中寫的）

十七日

夜間去看歌舞，歸舍已十一時，未入浴。真不走運，誰想到唱戲的也與我爲難，劇情與我們經過相似。叫我看了的難過。

發信 永生 日一號 日二號

十九日

四學生談話會，散課後茶話會，夜間又夢見了你，你已經上了船了罷。

發信 千代姊 永生 日四號

二十日

五時半起床，田島樣未來，又叫我值日，真麻煩，我心中有多少事，還要我來管這些閒事，夜夢永生，你何以又與別的女子那樣親密！

永生！沒有那樣事實罷？若果是事實，我如何辦呢？不至於罷？

發信 日五號 你爲什麼不來信呢？船上也可以寫信的。

五. 變了心麼？

二十六日這幾天變成睡虫了，老是睡不夠，七時半起床。

圖書館去看書，北京雜記，陸上競技，三時將三田先生之排球等送去。

夜間十分寂寞，永生，你不至於忘了我罷，你真變了心麼？一個字都不來，我把信封全都寫好，剩下的三十張，我寫好後，就寄在北京，你不來信，真要急死我，你要曉得我的惟一的快樂，就是看你的信。

他一定變了心了，不然爲何一個字也不來，不知在船上又叫護家蕩女把他迷着！永生！你真對不起我，你真騙我麼？你曉得我是十分可憐呀！

發信 永生

二十七日

下午山內先生未來，代講國語，三時後，內田先生的朋友四五人偕來，這幾天算是今日最有趣。

永生！你真不來信了麼？我不信你變的那樣快你常說，我靠不住。到底誰靠不住呢？永生，我不忍說你騙我，但是你不來信是什麼道理呢？

爲什麼還沒有信呢？也許信封子遺失了，不好寫罷！

二八日

朝九時帶一年生至大宮。年紀小的學生，真是天真爛漫，十分可愛。

十二時聽差送了信，永生！我見着了你的信，心中亂跳：內田先生在側，我又不能不去便所偷看，我真對你不起，我心裏太痛，於是放聲哭出。

回到房子裏，愈看而愈難過，永生！我多麼感謝你，我再拿十二分的誠真對神發誓：我是永久要愛你的，

受信永生 信末？

二九日

四時半起床。

今日有家事實習，去廚房準備一切，我將來是有爲你主持家事的責任，所以學校裏關於家事的部份，我十分願意去練習，我不獨會燒飯作菜縫衣服洗東西，我一個人可以作一家一切的事，我比你早起一點鐘，你在彼中看早報時，我就能

把早飯準備好，你出去以後，我拾收房子掃地，下午我整理東西或看書報，夜間有了工夫與你去看電影或訪友，我只要你能始終愛我，我一切都從你的命，我決不以終日作事爲苦。

永生：我寫去的信，你都不要管，你是很大量，一定不責備我。

三十日

發信 永生 三島村田

受信 永生

三十日

幾個哥哥既喜歡我，爲什麼他們不給點東西給我呢？也許中國習慣不許可罷？北京的信要六七天，一來回要半個月，以前的信，不知全收到否？還是他不看見的好，免得多心。但他對於我不會多心的。

發信 永生

六月四日

今日有音樂會，與內田先生去看，沒有什麼意思。日急來也の破何故呢？

永生你知道麼？給我買點藥寄來，我真害，怕萬一……

發信 永生

受信 永生 內田敏子

六月十日

像照的太不好了，永生，我下一次穿上日本服，照了的話，再給你，她們都說我穿了日本服，簡直是個太太，說我是新式的 Macsm，永生，到了外邊絕對不能給你丟面子，將來你就可以曉得的。

受信 永生

六月十一日

今日爲兩個學生跑進來，責備學生是第一次，她們好像不害怕我，我自己也

覺得有點後悔。看電影「乃木將軍」，值日，寄宿舍。

發信 永生

b. 迷着了麼？

六月十一日差不多十日不見信了，他來信說，十分的忙，難道寫信的工夫也沒有了麼？拿去的三四十個寫好的信封，他遺失了麼？

六月二十日

十幾天未見來信，他已經由北京到鄉下去了麼？何以一個字也不來，上村樣來談起東京的事，更使我忘不了永生的小小的寢室，永生！快去快來，我實在有點不耐等，而且環境的誘惑也很多。（你不怕我爲人所奪麼？嚇嚇你！笑）

但是我不能爲誘惑所迷，請你不要杞憂，你自己呢，到了北京，見着了那穿旗袍的摩登女郎，又把你的鶴子忘記了罷。

永生，你再不來信，我實在有點耐不着了，我穿了中國衣服，大家都說與中國人一樣，我喜歡穿中國衣服，可惜我不能像西裝一樣自己會作，我現在所有的西裝穿完爲止，以後我不再作西裝了，中國衣服很好看，而且在日本也很流行，不論回了中國，住在東京，都可以用的。

六月二十四日

永生！你真忘了我麼？你說你並不愛那種摩登女魔，爲什麼不到一個多月就爲她們迷着了？你太沒有良心了！

你不把我當人了。永生，我不知爲了什麼？恨你的時候，還是忘不了你，免強的忘，也是忘不了。永生，我的處女性爲你所占，你就使如何待我，我想初戀是不能忘記的。你真要一去不返的話，我除了死之一道，沒有別的路可走，活的不如死了好，但是我再不能與你見一面，死了也不值。我死了又怕你想起我，反而苦了你，所以連死也不敢死（把我笑起來）你不來信，我真不解其由。

永生，半年我實在等不着，你再不來信安慰我，我真要非自殺不成。

發信 永生 酒井

二十九日

下午三時到郊外旅行，學生們都帶了便當，我自買了兩份火腿麵包，自己還未吃上兩片，她們都給我搶完了。

在高田馬場蒲田等，我們也時常去玩過，當時你總是預備好多吃的東西，現在完全兩樣了，不是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們來安慰我的話，這種生活怎樣可以過活呢？

g. 冤枉你了

七月四日連着兩點鐘的體操，把人疲乏的不得了。但是在東京時，與永生往往一走兩三點鐘，不知道就過去，有一次由蒲田跑到東京迷了路，走了四點鐘，

才找見電車站，也並未覺疲乏。我的身體不及以前了麼？未必罷，你的好多精力，也須變成我的，這是你說的話，其實按生理說，並非如此。你真急死人，爲什麼不寫信呢？你再不來信，我也不管你了，你實在太無情，我若不是爲你所害，爲什麼要有今日的痛苦呢？但是今夜也須作個好夢。（九時四十分寫）

七月八日

永生：三封信同時接到，你說我太不諒人，其實我之不諒你，就因愛你過甚而然，但是你又何必要打電報呢？我查了兩三點鐘，才查清楚，幸而意思還懂得，你何不打日文或英文呢？我的英文雖不好，翻翻字典，比那個數字容易的多了。你說，乘我休假來一次日本，再回北京，到鄉下去。我當然十二分的贊成，而且簡直等不着，不過來往又化至少二百多元，又使你經濟上受累，但是我一樣東西都不要，你答應給我的衣服等一樣也不要買，那們可以補助你的經濟不少，我當然希望你來這裏，甚於穿好衣服，幸而有一月以上之休假，我們就到海邊去，

東京有夏季講習十天，我對家裏說去講習會，他們不會不許的。不管她們許不許，我一定要去的，你下次寄信家裏的時，請用羅馬字拼音，因為祖父他不懂英文，不至爲他所知的。

永生，你不來信，我也不怪你了，我現在明白了，你是決不能忘了我。我曾經說過，你就是與別的女子來往來往，我對於你也不責備，除了……，我也不忍使你受我拘束，反正你的真心，我相信不能爲別人所奪，你的一切總歸是我的。

受信 永生 發信 永生

十三日

爲什麼還無信呢？晚來一天則少玩一天，春屑一刻值千金，你明明知道休假已至，爲何尙無詳細計畫告我呢？

學期考試，由外縣來的學生多準備歸家，有兩個學生，是東京人，將來住在

東京，萬一爲她們看見，那我的名譽，完全完了，如何是好？

十八日

爲什麼走了十天才到，不是由門司到天津，只要三天半麼？

永生我真對你不起，你爲了我，反使遠在萬里的老父，不能快見你的面，你答應了去看他。當然是應該去一次的，你既已決定，你就與我見面後再去罷。我還有好多的話，想與你當面講，你見了老父，也可以講給他聽。他雖說與你見面稍晚，但是你爲了我而誤行期，他知道你與我親密，他一定高興的。

(備忘) 七月末永生來下關，會見 遊宮島 住旅館

八月初 在東京 八月二十左右 回下關 永生歸國，我歸家，大約能住東京及海邊三週之譜。

h. 頭睡扁了

二十三日電報來了，我星期六下午一時準去，我從來不知害病，這幾天有點頭痛，但是我想是精神作用，你來了，我一定會好，不至誤了我們的事（？）

二十七日

下午三時，永生到車站，爲經濟計，決定先到東京，這一來一往，超過預算得二百多元，東京的三個禮拜，應當十分謹慎，免他受累過甚，我心中實在難過，但是我又沒有力量去幫助他。我自己用力量掙來的錢買上的東西，送他，他一定喜歡的。

二十九日

早十時，到了東京，仍住原址，爲經濟計，有在旅館裏，天的化費，東京三週間之生活費，可以足矣，今夜之事……（三十日早寫）

三十日

今日未外出，決定三週間 Program:

1. 去海邊四次，或住伊香保一週。
2. 看電影四次，
3. 看戲兩次，
4. 到東京市內遊覽四次，
5. 每日，七時起床，自己作早飯及午飯便當，夜飯在——中國飯館包月，上午，教中國話或看書，十一時出外。

八月十日

已經過了一半了，定下的順序，未能遵照實行，都是他自制力不成，白天也睡，晚上還睡，簡直三個禮拜把頭要睡扁了。

八月十八日

北京來信，催他快歸，我們又要分別了，以前在東京時，朋友們來的很多，這一次除了便宜王閻王而外，別人都大來，永生自己也不去找人，除了在車站

西邊去過一次而外，簡直與別人沒有來往。今明天村長老李也許來。

二十一日

東京發，我先歸，永生過幾天再來，我先去家裏，對付對付，不然由東京直往學校，他們都不高興，今年開三次的休假，合在一起，住在家裏的日子不滿一個禮拜，而住在永生處前後過了一個多月，東京簡直是我的家庭了，住在東京的小房子裏，比鄉下的家裏好的百倍。我雖然心中不願回鄉下，但是也沒有法子。

二十三日

下午三時到家，妹妹來迎，學校的信已到，後日去校。

二十六日

專修科的學生，不過二三十人，時間也很少，每天到樹林下去與她們亂談，倒也有趣，我把東京的情形，都詳細報告了她們，就是與永生的關係，當然不能說出，但是將來一定有正大光明公開的一日。

二十七日

電報來了，又不是星期，如何可以呢？

I 萬里省親

永生：三時到站，去市外，住中村旅館，今夜……。

二十九日

因為永生買了通票，今日非起身不成，這一去。少則五六個月，多則一年，心中多麼難過！

東京的三個禮拜，盡人生之極樂，這半個年恐怕是人生之極苦。但是我絕對聽你的話，我有時發氣，這是精神病之發作，你不要怪我，當時的經過情形，過了後都是後悔，忍痛偷哭，也沒有人來勸我，我也不願意別人來勸，我見了你，一切的痛苦都不見了，離了你，一切的痛苦都來了。

八時出發。月台上看了半天，忍痛回來。

九月二日

你的信我已拜見，不要說一年半載，十年八年，我也等你。不過十年八年之後，我們都成老人，青空空過去，是不值的，所以還望你快回來，我十分煩悶，惟有看你的信來安慰我。

今天沒有功課，但是因為值日關係，四時後才能離開。

發信 永生 東京中野 敏子

受信 永生 廣島

九月四日

永生，你說在車中十分痛苦，我在校中，比你更痛苦，我實在不願再寄居人下，受他們的氣，但是爲了等你，不幹也不成的，閒住在家裏，不知有多少人來麻煩。日本習慣，女子到了二十歲，若不出嫁，他們都認爲奇事，而鄉下尤然。所以不敢回去，我有了你，就滿足了。別人是滿不了我的慾望，不要說別的，就

是那……。你真不怕羞還自己……

發信 永生

受信 久子

六 日

真快呀，說起是兩個國家，走來四五天就到了，兩個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也能像交通一樣容易解決的話，人類也不知有戰爭了。分國界是上帝的意思麼？

受信 永生電報

七 日

永生信上說，此後因交通關係，恐怕信要少，而且不要我多寫信，因為地址不定，怕有遺失，有必要時，他打電報來，但是若仍用那數字打來，非獨不易翻出，而且也不易懂。

發信 永生要最普通電報意思之例解。

生 離

十三日

既然途中那樣難走，萬一有個不幸那還了得。

永生：望你萬分謹慎，你要曉得我在萬里之外，爲你掛心也。

受信 永生

十九日

寫信寄在什麼地方？不告訴我，而且要受檢查，不知弄出了笑話來沒有？過

上半個月，已經很發急，半年日子如何過呢？

二十四日

上午十時，開教職會，有很好吃的點心，但是沒像永生買來的那樣巧可力糖

二十八日

今日發了薪水，大家都去看電影，我沒有心思去，九時就眠。

十月三日

十幾天未來信了，但是他說不多寫信，也許怕被檢查罷。
學生們多換了秋天衣服，令人發生了好多感想。

十月七日

前年在東京，他約我去參加中國國慶，誰想到這二年之間，我與你就到了今日之關係，靜貞呢，她已經當了校長，我到了中國，她一定可以與我合作，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去中國呢？

十月九日

真的不來信了麼？電報應該來呀！也許遇了馬賊，出個意外不成？真令人着急。聽說中國有種強盜，叫馬賊。勢力甚大。

十月十六日

第三時下了課，聽差送來了幾封信。其中一封掛號就是永生的，信還未來看

，心中早已亂跳，眼淚也下來。

村井領事那樣優待你，我也感激他，你既然有那樣困難，你不寫信，我也不怪管，不過你每到一地，就給一個空信封也可以的，你同車的都是什麼人？

道路那樣難走，我回去時，不是要受罪麼？但是我身體很好，他能受的苦，我也能受，我自己也願意受，不能共甘苦的才是真正的愛，我將來一定回去侍奉他的老父，叫鮑喜歡，我不過聽說他們家裏一點白米飯都不吃，那如何可以呢，我雖喜歡吃麵，但是一年三百六十天，老是吃麵，總是有點不慣。

按日子算他現在已經到家，何以電報還不打來，難道電報也受檢查麼？

十月二十八日

十幾天未見信，不知是何原因，他到了家裏，一定很忙，十幾年未見的老父，一定不讓他多出去外邊，要他陪他，但是電報何以不來呢。也須他到了鄉下，爲別的女子纏着。他是好人，容易上人的當，而且他到了鄉下，情形一定更甚於

我到我的家裏，不知有多少人來想與他親近，但是我對於想親近我的鄉下人，不願理他們，他對於很不開通的鄉下女子，能以與她們爲伍麼？他在東京的好多他們同鄉摩登女子中，還沒有像我一樣關係，那鄉下的人，如何能迷着他？大概是他太忙罷，不至有如我所想像的那些事罷。

想來想去總有點不放心，他是博愛主義，對於無論那個女子，都很親切，就是沒有什麼關係，也一定不至拒絕她們。

永生：你真恨心呀！你要曉得，我萬里之外等着你呢？我爲了你得罪了很多人，得罪了好多的親戚，家中人都說我不孝，你若真變了心，我是沒有立場了，我並不是除了你無路可走，我愛你，捨不得你，我也不願意負你。但是同時希望你不要負我。

你若有我在心上，何至於到了家，不來個電呢，真能急死我，我沒有一時能忘記了你。所以莫有一時能安心，萬一在途中有個不幸的話。

J. 一馬離了西涼境

十一月七日今日才接着了永生由T市來的一封信，我未看信之先，是十分高興，但是拆開一看，寫了一共不滿五六行，除了一路平安等話，沒說到別的事，叫我看了十分失望，你在東京的時候每禮拜還要見面，你來的信總是很長，從來沒有這樣五六行的一封信。我把這封信留着，你將來自己看看，要是我給你寫上這樣一封信，（很平常，好像是對於毫無痛癢關係的人的一封信，）你看了能不悲觀麼？但是再一想，像這個樣子的話，我是否有與你再見機會，還是個問題，還能談到叫你看這封信麼。想到這裏，下邊不敢再想，也不忍想，看再過幾天也許有長信來。

十月十八日

今天接着了永生三封信，同時送來，才曉得他安抵家中，大約是：

家一號 不是我不寫信，我其實在路上連你的一個字也未見，因為途中各信都轉在家裏，有的信還比我走得慢，到了家裏，只見你三封信，別的不知去什麼地方？

家二號 到了家，已經六天，忙的不可言狀，我與老父十五六年未見面，除了在外邊應酬而外，就是陪他閒談，每日夜間十二時後才能就眠。我每天以騎馬爲戲，家裏有三四匹大馬，我與幾個家中傭人及幾個姪子出去玩，倒還有趣。

家三號 a. 到了家的前兩天，家中派人來迎，幾個姪子，都不認識，因爲小的我根本沒有見過，有一個十七八歲者我出外時，他還是三兩歲也。

b. 此地雖係鄉下。穿西服的人也很多，但是我爲了便利起見，完全穿了中服，我作了兩件狐皮衣服，將來帶回，你可以用一件。

此地信件，都要檢查，來信除寫私事外，政治外交的事決不要提，而且寫信也謹慎點，免爲人笑，檢查委員都是知道的朋友，而且常常見面。

大約意思記在上面，永生！你還是沒有忘了我，你說來回要半年，現在不已經過了三四個月麼？到底何時回來呢。

十一月二十九日

真怪了，到了家裏的信，已經早收到，今天又來一信，係由T市所發，而發信郵記也在到家的三封信之先，是什麼道理呢，令人百思不解。

發信 永生

十二月八日

按日子，要有信了，何以尙不見來呢？上次的信，對於我的事，一點未提，也許受了家中的責備。

發信 永生 問家中對我情形，自己畫下的四張像。你看像我不像我，面貌總是不易畫像，所以「美夢初醒」，她們都說十分像，因為看不見臉，完全是由 St. Y. 說的，（按即本書第一頁）。你在家中照下的像，寄我一張。

十二月十七日

又要過年呢，去年的年，與今年完全兩樣，但是今年可以在家中過年，對於姐姐，把我們經過，可以有詳細告訴的機會，她也喜歡聽的，可惜她沒有這樣機會，自己找人，祖父說給她找個招女婿，不知能滿她意否。

K. 去年今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放假歸家，來信託門房掛號轉姐姐送我。

永生，快回來罷，去年此時你在門口用雪作個不倒翁，今年的雪更大，可惜沒人來作。

一月三日

永生爲什麼兩封信，發信日子，差六七天，而同時收到，難道交通不便的地方，每禮拜郵政局僅開一回門麼？（編者按此話太滑稽）有的信只走二十二三，天，有的則過一月有餘，是什麼道理呢？

父親的誕生紀念，我可惜沒有參加，將來總有機會來的，他老人家愛吃日本火鍋，我將來可以多作幾次叫他吃，牛肉一斤，不要日本錢五分，那們吃肉比我們吃青菜賤的多，每天專門吃肉，也比米麵便宜的多。何以對於我的事，一點都未提及呢？

今年的新年實在太沒趣，去年昨日的夜，你還記得麼，我是一生也忘不了，快來罷，他等的你哩（？）

一月七日

又要去教書，與那猴子見面，真有點不願去，快回來罷，我們可以組織新家

庭，渡新生活，過快樂日子。

十四日

母親有病，我自己也是心上有病，我每天等你回來，但是連信也沒有，不過他已經說過，不多寫信的理由，他決不會不來的罷？永生，你不是說我的詩作的，很好麼，我作一首日本詩，你可以譯給老父聽，但是他不懂，當然沒有意思，翻譯的話，詩是有韻的東西，不知能翻否，我且寫在下邊，你叫哥哥看一看也好，他總懂意思的。

去年今日花初開

今年今日花獨哀，

望君速來再採花

免教零落空徘徊。

你說我作詩，有時太肉麻，這個詩不要緊罷？到那裏也可以拿出的。希望你快來，快把家中對於我的情形快告我，我十分着急，你對此事何不關心如此呢？

正月二十三日

生 題

一七三

從宿舍搬出來後，爲的是清閒，誰知反增了煩悶？爲了等你忍耐住着，這種生活，何日才能脫離呢？

二十七日

沒有功課，一人在教員室思想，午後專攻科。

中國風俗記，房頂用黃磚鋪，快到中國去與永生過愛的生活，不願再受罪了。

二月八日

這幾天的煩悶，實在說也說不出，天氣又熱起來，更叫人容易感覺到寂寞，你真不來了麼？你不來叫我怎樣辦？當這個時候若有個異性的誘惑；我能抵抗麼？（不是我不好，你不來，又沒有信。）但是別人我不願理他們，他們也難以滿足我的慾望。

二月十三日

天氣太好，五時半起床，

想洗衣服，又不願動手，把永生舊衣服拿出來看，你不知道我的心麼？你的衣服，真不乾淨呀！（？）

IV. 別了老父回愛巢

十四日，永生來了信，但是又是四五行，不過他說二月末可以到北平，那們以前好多的信，也許收不到。

「在家未住兩個月，就要離開老父，有點不忍，也有點不大對，但是連接你信我十分着急，你的事，大致談過，父親很歡喜，詳細面告，二月末或三月初，可以到北京，不多住就去東京，你今年大了一歲，比去年長的好看了罷。」

那們再等至多一個月，可以見面了，我決定不幹了，辭職去東京，誰願意再

鬼混。

太無聊，去看電影，「雪之心中」「海之勇者」，十一時半就眠。

東京的山本先生來，真有點對不起你，我老實告訴你，我已經有了永生，但是我說不出，自己沒有意思，也是不能勉強，七時送他上車，我會說過我是獨身主義，同學都知道。

我不能作犯罪的事，我不能負了永生，因為永生也不負我。

二十一目

永生真對你不起，我的話是因愛你過渡而發，不是無責任心也。父親給我好多東西，當然贊成永生的主張，喜歡我。我何不在他回去時，把我的像片寫好，給父親一張呢？

我苦了你，心中覺得難過，但是我也是不能自主，總之你來了，一切都解決了。

二十四日

東京叔父來信，「不要叫永生樣，叫親愛的永哥，」老頭子真有趣，快要去東京了，這幾天精神十分充足，病全都沒有了，東京去每天與你散步，打球，我喜歡乒乓，現在與你的程度差不多了。準備音樂會事，十分忙碌，支那印象記，還有四十頁，有趣的很。這幾天看了好些中國書。

三月三日

現在應該到北京了，何以尙未來電，北京的哥哥還在那裏不在？

發信 北京南城 奉天 停車場

三月十日

永生來信說十五六日到下關，我不管星期不星期，一定要去，一年的教員生活快完，又要到東京渡快樂生活了，樂哉樂哉！

發信 下關 奉天

受信 永生

十二日

永生，我這次穿上日本服去接你，真是S&S日式，你看看像不像，我已經到作太太的時期了，誰願什麼獨身不獨身，獨身生活都是騙人自騙的。

整理衣服，送洗衣房，今天高興的吃不下去飯。

受信 大連來電 奉天來電 莫樣

發信 發電下關 並郵信

十四日

京城的電到了，今天見 明夜見（不覺而已）

十五日

昨天晚上睡不着，今晨四時就醒來，睡魔故意與人爲難，本打算昨晚睡足，今夜可以不至疲乏，（？）誰知睡魔徧來調戲人（十二時飯前）叫我故意睡不着，

車中電報一時半到。

永生到，吃過晚飯，五時我去見他，長時的K，他不等我……就……你真着急呀！但我是一樣等不着。

七時在飯館子裏叫飯吃，今夜同往浴室，但是他先洗，九時入睡（以後……）

III. 斷指表赤誠

十六日，早九時出發，下午三時至宮島，住池畔飯店，入浴後，先吃晚飯，（西餐）後至外邊散步，九時就寢，十時……又……。

夜一二時，永生對我表示不滿，其態度為從來所未有。（疑我？）

永生 你太不諒我的苦處了，我若稍不耐，早已沒有今日，我並不是去找別人，人來找我的，我不能不勉強對付，其實是爲了我將來立場，結果還是爲你爲我，像你這樣多疑，我實在沒有法子，來表明心跡，所以只得叫你眼見，惟斷

了，指，用赤血來表示我的誠意。（斷指後永生又哭）

十七日

先去醫院，把指洗淨，用藥包好，醫生言指甲仍可長出，恢復原狀，惟恐變形，變形是我所不怕，反可作為永久紀念，使永生見了我的一半的指甲，可以想起我對他的至誠，不過在半夜中，弄出來，反使永生下淚，心中有點不安，他一哭，我的手倒不痛了，幸而是左手上，要不然連信都不能寫，到了學校，手上包一個大包，人要問起怎樣說呢。

夜車，永生把我送在第四站，改乘快車赴學校，他去了東京，約定三月末我上東京。

四二、所謂教書

十八日

永生！這一次宮島之行，在肉體上精神上，最少可以說是空前的滿足，七八個月未見面的人，兩天又要分開，何等悲傷，但是我決定要去東京，我也不打算告訴家中，我就說在東京教書，同時在女子大學研究，那們在經濟上，她不問我，我不問牠，可以瞞過去了。

永生，你太不諒解我的立場了，我若有像你想想的那種祕密的話，我早已嫁給別人了，你把我的日記雜記偷的看了，我已經有點不快，因為你就不偷看，我一定給你看，而且還詳細解給你聽，你偷的看，是表示不信任我，我心中已十二分的難過，你還在半夜裏，擺出面孔，我心裏痛極了，所以用了刀子把指尖割斷，指甲削了一半，我當時也並不覺得痛苦，而且總怕你把我的刀子搶去，我這樣一來，你又對我表示抱歉，把擁我狂吻我，我把流血如水的手指的痛苦，已經完全忘記了。醫生說，有兩個禮拜可以完全好，指甲仍可恢復原狀，變形是沒有法子的，當時不覺得痛，今天反而痛的要命，但是也不要緊，請勿念。

家裏萬萬沒有許可的可能，我也不作此妄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學校已經辭了職，家裏萬一知道了的話，也只得聽天由命，我決定不回去的，牠們迫得緊的話，我自備有非常處置，不過萬一連累了你，也不對，所以詳細情形，在未決定之先，暫且不告訴你，你把我東京的基礎通信處，不要忘記就可以了。

你萬一在未離東京以前，經濟上沒有辦法的話，我在東京再作點事，或任點功課，也可以的，只要與你不要離開，物質生活的苦與不苦，我是絕對不計較的，以我所知，有了你現在用的錢，我們兩人準可足用，吃飯自己作，洗衣不化錢，一切的東西，我自己動手的話，都可以省錢，洗足池的那所小房租下的話，我們一定可以用很少的經濟，過極快樂的生活，我以爲在經濟上你不必那樣顧計，到了萬一，我還可以想點辦法，雖然收入很少，要我出去的話，還不至無路可走。

永生，我清早起來，先把早飯準備後，你吃了飯，出去以後，我收拾房子，在花園洒水，掃地洗衣服，一切家事，十一時前可以作完，你回來的時候，房子

裏已經弄的很整齊，很清潔，你說我不會作飯，那是當時傢伙不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一次我們買點傢伙，連桌椅器具廚房用品一共也要不了幾十元錢。我們把旅行費，飯店費，不用就夠了。

我白天賣了好多的力，晚上可不能再不享受（？）！但是結果還是我吃虧，因為晚上也不是我一人享受。你比我還急哩。請你叫中野寫封信到我家裏，就說東京學校業已說好，一見信就可起身，快一點，實在等不着。再見。

鶴子

四三、責任心

鶴子：你也太不想前想後的了，未與我商量好，就把學校辭去，我如何才好呢？現在事已如此，只得照你的辦法進行，不過叫中野寫信的事，實在難以張口，等一兩天看有無別的法子再想。

我也十分希望與你快點見面，但是你要曉得，這一次與你，在東京讀書時代

，性質完全兩樣，要是有個什麼，我在法律上道德上責任太大，所以不能不先後想過，才能決定一切的事；那有你想的那樣簡單？

鶴子，因為我一時誤會，至於使你把手指割斷，我當時心中難過，感謝你到了萬分，你還說並不覺痛，我當時覺得慚愧萬分，無以容身。

來信說，現在倒痛起來，希望你好好診治，萬一把你的手，因此而成殘廢，我那能對得起你。（二十一日午）

鶴子樣：第二封信，已經看見，反正一切就按你所說決定好，中野已經答應，我把房子已經弄好，已經買下了好多用的東西，不買不買，已經化了一百有餘，廚房用具，你到東京後再說罷！

櫻花要開，正是好玩的機會，我們可以盡量的暢遊，而且盡量的……不知你來時，對於你的姐姐如何的說，老實告訴她麼？也是說謊呢？快來罷！快活起來

四四、含淚相別

九月三日

鶴子！含淚把你留在日本，我自己先回來，心中的苦，不是筆墨所能寫出。

我自己一方面恨你家庭之無理解，環境之不負責任，同時又想到我自己太無勇氣，不能排除萬難而獨斷獨行，至使你受盡了人生痛苦，到了最後，又不能不使你暫時與我離別，而且把我們的東生，放在他人之手，一切的事，不敢想，想起來心痛的要死。

鶴子！請你等罷！至多半年，我必有解決之法，看見了無涯的大海，更令人難過，再見罷？到上海再寫給你，你的身體要緊，你自己不保重身體，就要加我痛苦，萬分注意。（於船中）望

我的鶴子，不要過於悲哀。

永生

死 別

一八五

恨盡一切

九月四日

永生樣：把三四年的經過一想，恨社會，恨家庭，恨環境，世界一切沒有不恨的！但是想來想去，還是恨自己命窮福薄，恨我們兩人自己的境遇不好，於人何尤。

我自己太沒勇氣，太無用處，你也常自己說自己沒有勇氣，但據我看來，在爾我環境中，有勇氣的，也不會有什麼辦法，將來！將來！不知到了什麼地步，想起來淚如珠下，不如死之爲愈。

永生，只要你能了解了一切，我死了也甘心，不提筆時，想說的話太多，提起筆，一想就寫不下去了，祝你一路平安，快來個信免得鶴子念你，鶴子心痛。

你的鶴子

九月七日

今日應當到上海了，何以還未來電報。

我已經是囚犯了，身體沒有自由，出入不能自由，要不是姐姐同情於我，連給你通信也不能了。

近視眼的家庭，除了每天給我說嫁人定婚等事外，沒有別的話。但我已經有了把我當性命一樣的愛人，並且有了愛的結晶，聽了這類的話，除了不說話與哭而外，沒有別的路可走。萬一牠們知道了，不是吃了我，殺了我，至少也得把我污辱的叫我不得不走自殺之途。

我的永生！在東京的快樂日子，是絕對享受不到了！東京呀！東京！那所小房子我死了也忘不了！我恨我何不死在那個小房子裏，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死在這個地方，是不值得的，想起了過去，眼看着現在，悔不早死。

九月十日

永生：你真急人，今天才接着了你一封船中所寫的信，看信封郵記是上海，

才知你已安抵目的地，爲何不給我一個電報，叫我着急呢？

除了姐姐以外，家庭親戚社會沒有一個不是另眼看我，牠們勢力太大，牠們有幾千年的潛勢力，有幾千百萬人的後盾，我只有一個人，姐姐又是老好人，不能助我，我如何能與牠們奮鬥呢？

有的時候恨不得忘記了一切，偷了家中跑在上海，與你見上一面後，死了也甘心，但是終於沒有這樣勇氣，而且姐姐又不能爲我長膽子，她除了給我送信取信而外，不能作我的別的助手。

四五、母性愛

九月二十三日

永生，你的信接到了，你說上海情形還好，年內也許來東京，我看了心中雀跳，永生！我與你再見一面，死而無悔，我在這個監獄中之生活，實在不能再受

下去了。

舊病又時來擾，我想起你，那樣爲我看護，世界上那裏有第二個人，這幾天還好，我三兩天去親戚家，是我母親的姊妹，她或者能同情我。暫且不要寫信給我，免爲家中人看見。

十月十日

又是中國的國慶了，經過四個國慶，我們的狀況之不同如此！今年的國慶，我是坐在監獄，明年也許我不在人世！想起來不忍再寫。

永生，你來也沒有用處，不惟（在這樣環境之下）不能安慰我，反而害了你，到了萬一之時，也許有個萬一的辦法。

十月二十八日

永生樣：你說給我匯點零用的錢，按現在狀況，當然十分希望。不過爲了我叫你受累，如何可以，不必了罷！你在過年時給我匯點好了，你把匯我的錢，匯

往東京，給了東生才是對的。

東京有叔母招呼，她與自己兒子一樣看待，你也不必太掛念，不過我有時想念的很，恨不得跑上東京去抱了他，飛奔上海。

永生！我實在沒有這個勇氣，二十五歲以前，沒有婚姻自由權，牠們若爲難的話，反而弄巧成拙。

我不能盡爲母之責，（也是爲母之權利）心中發急，關於東生事，想都不敢想，我就是犧牲了一切，也不能不設法爲東生將來計。

永生覺悟！我們的責任很大。

十一月十七日

永生！爲什麼又好久不來信呢？十四十三號，是寄在四川路的，不知有誤否？今天到了車站街，與幾個舊同學見面，她們都是別人的太太了，她們不知我的情形，還說這個那個，我未有把她們的話聽完，眼淚已經往下流，爲什麼她們都

樣幸福，我就這樣不幸呢？在宿舍住的時候，你時常送東西給我，她們沒有一個不羨慕我的，當時羨慕我的人，現在爲我所心羨了。

永生，你無論如何的忙，一星期給我一封信才好，我除了看你的信時，流點眼淚，是幸福的淚而外，別的眼淚都是惡運淚也。我是每日用淚洗面！

四六、姐夫！決不示弱

十二月十日

又要過年了，光陰似箭，我又要快加一歲了。

青春光陰，這樣白白過去，太不值了，看見了別人的幸福，想想自己的不幸，於是不能不恨上帝造物之不公，同是人也，爲何有的幸福，有的不幸。

這幾天看見了姐姐與姐夫的情形，愈使人不能忍耐，姐姐也時常羨慕過我，誇獎過你，現在她倒在我面前擺架子了，她雖然未必是有意，我看見她們的情形

，總是醋氣上昇。

永生快來罷，抱了我，給她們看看，我絕對不怕人笑我，在大衆之前！可以任你所爲，我也可以出出氣，我最後悔，就是在東京時，未能暢所欲言，這一次再回時，我也不管什麼身體不身體？盡量的發揮我的本能，決不怕人說笑。

永生：我這幾天實在感覺性的煩悶，你呢？我不在旁邊，你也寂寞罷！或者因爲我不在，也許反方便罷？

永生！水性楊花的女子是絕對不可接近的，相信你不至於走你所稱爲公共廁所的地方，但是上海是淫樂之都，青年人不上當的十中無一，你能有這樣大的自制力麼？

身體要緊，千萬不要害了自己，害了我，（你若萬一什麼的話？我自己用自己的辦法解決，也不能任你害我害子女。）這是千要萬要！不可胡麻的。我看見了「享樂之上海」所寫的光景，幻想了你的生活情形，就有點害怕起來，像上海

那樣地方，不去盡力發揮本能的，恐怕沒有罷。

永生！身體要緊，你實在沒有法子的時候就……亦可，千萬不要去公共廁所。我沒有法子的時候，……今夜也，……我看你的像片，與你的信，……或者先作了夢，（就是夢後）不寫了，怕睡不着。

正月三日

永生，北京哥哥處，本想寫賀年片，又怕格式不對，反而弄出笑話，請你致意好了。

匯來的錢，已經收到，叫你受累，心中實在不安，不過你萬一沒辦法時，我存下的點小款，都可以作你的後盾。

到了現在，除了姐姐而外，一切未敢告別人，因為把東京經過實情，若先說出的話，就是能成的事，也不成了！家中的人，三四個月來，知道了我與你的情形，意思似乎有點活動，我打算見機而說，也須在最近期間有平和解決之希望，

最可惜處，是姐姐太沒有幫我的能力，又不能長我的胆子，我想到了必要時，把一切全部告訴叔母，她歲數已大，有點見解，她若同情的話，我也多一個幫手。

這幾天家裏來了好多親戚，我精神上倒還不十分痛苦，就是晚上想起了與你同床之樂，覺得十分寂寞。

永生！我告訴你，有一天姐姐與姐夫睡的時候，我走過門前，聽見了喜笑聲音，我故意用力「哼」的一聲，牠們知道我走過了，所以姐姐快快起來，後來我問她你們兩人幹什麼事？她說沒有什麼事？下邊的話有點不好說出，想來也奇怪，要在同學或朋友之間，這種事一定可以說出，甚而至有些同學還要形容出來，令人肉麻，但是親姊妹間，倒不好說出。

想不到後來姐夫竟仗了歲數大，來戲謔我，他說了多少夫婦之樂的話，我嘴裏雖說不出，心裏想的好笑，其實我們在那小房子裏過的生活，你們連想都沒有想到，（兩個人多說句話，就招了很舊式的老祖母的責備。）我最後對他說了

一句「雖說現在不懂，將來也決不對你示弱。」更大胆的加了一句「你若不信，問問姐姐便知」，因為你我之事，姐姐從未告他，他雖不知詳情，但是見了你的像片，也十分誇獎過你，其實也用不着你誇，連你的太太就是我的姐姐。已經誇獎過了。

永生！一切事也許有個辦法，請你來信。

鶴子

四七、我的一切是你的

永生樣：

今日你的信，是早八時到的，（姐姐說的如此）但是到了祖父手裏，他折開看後，一直到了夜間，才交給我。

他的那副面孔，見了真難看，我真想逃出去，不再在這裏忍耐了，但是逃出

去，也不能了事，逃也逃不了的，他們又強制我許嫁他人，爲什麼命運這樣的苦，死！還比這個痛苦麼？不知此後還有什麼花樣，真有點害怕。

在未見我的信以前，暫且不要給我寫回信。但是我又怕你爲我擔憂，那們你把信寄在另行開給的新通信處好了，而且假名漢字，全不要寫，決定用羅馬字併成假名，（按即日本固有文字）寫來罷？

今天一天從早到晚，心上放了不知多少事，而且我零用錢又沒有，他們都輕視我，你若有力量的話，多少給我匯一點來，不要用匯票，因爲匯票還得去找與銀行有來往的人代領，在這個狀況之下，是萬分不便的，就把現洋票子用保險信寄來好了。但是你萬一困難也就不必勉強。我因爲被他們壓制的太利害，死不要臉的向他們張口要錢，是萬分不願的，所以不能不向你啓齒，因爲你能原諒我的苦衷，你是我的心靈，你不責備我的，我連他們的面都不願見，那有心去向他們張嘴呢。

永生哥！你是我的一切，我一切都是你的，我爲了你而受盡人生最大之慘苦與恥辱！我當恨他們的時候，同時想到有你在，將來我一定可以到你的左右，我就把現在一時痛苦全忘記了。

永生樣：

好久不見來信，正在焦急之時，八九兩號來了，我看了以後，安慰了我的心靈不少。

附寄的父親的信，大概的意思，可以明白，可惜我不懂漢文，不能寫封信給他，但是兩個哥哥都能看懂，寫的去，至少也可以像我看父親的信一樣。

但是各種格式，我不懂，信頭信尾，如何稱呼，完全不曉得，萬一寫錯，弄出笑話，反而給你丟臉，還是不寫的好罷，新年寄你轉寄的賀年片，不知你寄去沒有，若按日本的規矩，父子兄弟朋友親戚男女都是一樣寫賀年片，不知中國習慣是怎樣的，上次的賀年片，沒鬧出笑話來罷？

四八、不遠萬里何所爲

永生樣：

家庭對於我已經是十分的可憐，固是一樣女兒，對於妹妹，今天買這個，明天買那個，縫新換舊，我眼睛看的連嘴都不敢張，好像囚犯一樣，我想精神上像我這樣痛苦的人，恐怕世界沒有第二個罷？

我想我除了設上法子，再去東京，乘他們不備的時候，約你來東京一同逃跑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是要想取這種非常手段，我當然須有最大覺悟，什麼社會家庭環境親戚鄰里，其他一切不負責任的是非議論，全都置之腦後，與家庭脫離了關係，臨死也死在外邊，有絕對不再歸家之決心，（因爲逃去復歸一定受他們污辱，比現在更痛苦千百倍的。）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能不希望你的生活快快安定，所以上一次對你，把此中詳情，不嫌銷細，詳以奉

商者，就是這個原故。

望你把我的信，寄給哥哥，告給父親聽聽，他夜間喝酒後，也須願意聽的。我最覺得可悲的，就是我不會中國文，我有一肚子的文章，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想起了到了青年會的情形，你們談談笑笑，我簡直與啞吧一樣，到了中國，我想一定變成傻子，其實我雖算不了聰明人，但我至少也是個中人，因為不懂語言，免不了自己吃虧，我要會寫中國文的話，我寫一封信，到了哥哥的地方，我想他們一定很同情於我，很能了解我。

永生，你可不能把太肉麻的信，寄在家裏，（笑）那太難看了，太不像樣子了，哥哥們看見，不知怎樣想，也許回想到十年前東京時代的經過，你不說他們也有很短期的情史麼？那們你的這樣長的情史，可算你兄弟中的破天荒了。實際上，像我們兩人的關係，實在我想也少得很，真是一個天涯，一個地角，竟會你不能離我，我不能離你，是什麼道理呢？我不知我愛你的什麼地方；又瘦又長，

像黑漆漆下的電杆一樣，老實的說，不論外表內容，在我認識的人中，（你真瞎吃醋，把我的手指還爲了這事割斷，（半夜）這事的主人？）何嘗沒有比得上你的？怪！偏要去愛你一個外國人，而且情願作了不少的犧牲，想來自己也好笑。

永生，你大概有點什麼手段呢？不然我何至爲你所迷，愈想愈可笑，不知你愛我的原故，自己知道不知道，你愛我的什麼？你認識的人中，也有不少美人，○子，○子……美的還有好多，爲什麼一定要愛我？你回家回上一半，又不回去，要跑回東京，爲的什麼？回到家裏，又不遠萬里再來日本，爲的什麼，你也覺得可笑麼？

永生，我曉得，完全爲我，不是爲我，是爲你的鶴子。是爲把一切捧給你的鶴子。想到這裏，我就是現在狀況，再痛苦一點也不後悔，永生，快樂起來罷，你的鶴子不自殺了，因爲快樂是由苦勞而來，我有了教書時代的困苦，才能把你從萬里之外吸回，我這次的受難，將來定有更大的結果。但是上海與老家的地方

完全兩樣，老家沒有可以吸着你的引力，上海可不行了，不夜之城的上海，想起來多麼可怕，也許鶴子的永生，有被牠吸去之可能，但是我惟有用誠心來感動你，要求你不要變心，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想的，全看良心。

你雖然不嗜煙酒，但你酒量不小，多飲酒者，不能長命，請你萬分注意，以你的酒量，萬一喝起來的話，可就不易收場，我最怕飲酒的人，永生，爲了你的鶴子，千萬不要喝酒。

至於煙。當然不吃的好，但是男子們不吃煙，好像沒有丈夫氣，所以你少吃一點也好，這樣一說，你一定又笑我了，其實我也喜歡聞香煙的味兒。

還有一件，就是遊妓，這件事我是絕對用性命來與你拚的，絕對勸你不要去的，我很相信，你不至如此下流。不過男子們迫於環境，往往因習慣而成了自然，上海是公共廁所最多的地方，你萬不可自己犯了自己的禁。

永生，不知什麼道理，今日不覺得十分痛苦，我夜間………但是你可不能……

永生，老實話告訴你，你萬一要去了公共廁所的話，我非與你拼命不可，你犯了這一層的話，我一切都不能原諒你的，想起來男子們真是賤骨頭，明明知道不是真情，偏要去上當，真是該死，你是聰明人，不至與別人一樣罷？

鶴子

四九、誰自殺

新七號

永生！十七日的信，看見了，我比你寂寞更甚，因為你比我自由，我是實際上，受了監禁，不能自由出外散心。所以當我煩悶的時候，除了偷的看你的信，與東京的照片紀念品而外，沒有別的法子，但是這種東西，愈看而愈煩悶，而愈覺一切無由解決，有的時候，我想自暴自棄，與家庭脫離關係，免得受牠們的拘束，向我自由大道進行，但是終於沒有這樣勇氣。

你來的信上詳細告訴了我，去上海去北平的線路，在你看來，好像很容易，

但是我是未曾出過國門的一個女子，實際上沒有這樣膽量，萬一海關上查出，那可真既不能進，又不能退，如何好呢？

到了萬一的時候，我也有萬一的辦法，我也有隨機應變之才，不至煩你那樣憂慮，我現在已經覺悟，不能那樣麻胡了事，無結果的犧牲，是沒有價值的，自殺愚圖，我是不幹的，你不要太爲我憂慮。

鶴子 二月二十日

五〇、溜之大吉

永生樣：

電報與信都看見，我因爲上一次太痛苦，所以把實情，全部寫給你，想叫你知道了我的痛苦。誰知你那樣關心，我老實告訴你罷，你來也是沒有辦法，萬一你被他們污辱，我如何受得了，到了那時，我可除了自殺，恐怕無路可走，因爲我的家，以爲你把牠的女兒弄壞了，所以對你恨入骨髓，而且遠近隣居，親戚朋友，都是異口同音，說你不好，我一個嘴，那能戰勝他們，而且所謂社會批評。

都是盲從，完全感情作用，毫無理智可講。你一來非獨對於你我將來有害無益，恐怕還有意外發生，姐姐說，叫我打電阻你，來此我不會打那樣數字翻譯的電報，所以未打。

前幾天又有人來麻煩，你不曉得鄉下人情形，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子，住在家裏，不出嫁，牠們認為奇怪，甚而認為恥辱。老古董的祖父祖母，又完全以環境之是非為是非，決少自主之力，任你有天大之力，蘇張之口，不能戰勝牠們的。我惟希望，你有了具體的辦法，到了不得已時，去走最後的一條路，溜之大吉，現在最感困難的，就是東生的問題。

永生：再見！青春又來了，急死人！悶死人！

鶴子

五一、良心要緊

永生！又好久不見你的信了，你不因為沒有了我在側而感寂寞麼？「享樂之上海」上說，上海的男子們有了錢，可以有短期太太，也與自己老婆一樣，你總

不至於罷？你是個正直人，不至作這種事罷，你能把你的鶴子忘了，東生不管，而作此不正行爲麼？我相信你不至於如此，但是人們易於爲環境所左右，你萬一要受了環境左右，而把我的幻想變成事實，你的良心能安麼？

永生！你要曉得，我爲了你，與環境拼命。你的環境之左右你的力量，能基於我的環境之殺我麼？

永生！良心要緊！我不敢妄言污你，但是此類之事，往往爲莫有把握的人所犯，所以不能不特別提醒你，你也是三十歲的人了，你應該明白自己的責任，與身分的。

鶴子 三月十五日

永生：三月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麼？

我們離別開又半年了，上一次你回了故鄉的時候，雖然十分煩悶，但是因爲前途有莫大的希望，所以同是寂寞，其情形與今日完全不同，你說在四五月決定來東京，不知爾時境况又是如何？這一次來，不知有無總解決之希望，這次若仍

無進展，還是偷的見面的話，恐怕不用非常手段，能與不能，還是個問題。愈想愈難，愈想愈怕，如何結果呢？

四月三日

永生櫻花又開了，我們玩飛鳥山的日子又到了，想起了這幾年的快樂，與今年的不幸，真是有今昔之感！

我給東生作衣服，你在上海買點材料給我。

鶴子

五十一、處境困難

永生哥：

想起今天的一天，真是難過到極點了。當吃飯的時候，大家都說起菜的問題，我自然而然不知不覺中，說起來中國菜如何好吃，又因說了中國菜，就不能不連想到過去的生活之樂趣，於是乎忘記了一切，很高興的說了好多也須知們不大願意聽的話。我的祖父頭一個就顯出了很不好的顏色，說了好多叫我聽不下去的

話。什麼「教養的成了人，不知自愛，而反去爲一個毫無關係的外國人作了犧牲品」呀！「把學校放棄爲鄉黨親戚所輕視」呀！「無用處的人」呀！「不知禮儀的人」呀！說了一大推聽。的實在頭上出汗，狠不得直接了當的全般說出，免得再叫他們或他們欺負。心中如此想，但是同時又怕万一我到了中國，你受了環境的支配，你爲你的左右所壓破，你心裏雖愛我，而在事實上万一不能不勉強服從社會，——你的親戚家庭鄉黨的話，那時我万一到不能不爲你所棄的時候，我現在雖然覺得万分愛你，當爲你而與祖父決裂，但是到了將來万一的時候，除了來求他幫助，再是無路可走。所以結果還是含淚忍痛，任他責罵，任大家鄙視，人生趣味，究在何處。

永生！我因自己爲環境所征服，我愈信你也有被環境征服之可能，牠有歷史的勢力，牠有地方的勢力，牠有億萬人來盲從附和，理智不能勝過牠的。我已經成了環境的屈服者，我看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環境，能本了理性而戰勝環境的

人，一定是英雄豪傑，最少也超過常人十倍，英雄豪傑，未必皆能勝過環境，而能戰勝環境最小限度，也是英雄豪傑要件之一。

你想想，我是何等可憐，有話沒處說，也不敢說。除了向你哭訴而外，沒有別的法子，有時也想到不應該將此種事情，告訴了你，使你加憂，但是因為除了你，別的人也沒有聽我話的資格，誰願告訴他們呢？我若不告，只得悶死，而且過，你也一定不以此而發怒，所以才敢寫信你看

永生哥，我的處境是何等痛苦呢？我不信世界上的人，其精神之苦，尚有過於我者；我是薄命人，我是無福氣的人。到了現在，才知到東京的人所說的話，實在有點先見之明。

過去的快樂與光明，現在的悲哀與黑暗，真是天上地下。想到這裏；真是淚如珠下，不忍再寫。悔我過去不當享盡快樂，到了現在，來受此罪。其天道有所報應耶。

中川屢催大谷之欲，莫非想叫我受罪。我也沒有法子，你也不必管他，任其自然可耳。過去的事，真是一言難盡，誨誨一切不忍再提，我上了人的當，使你受累，結果還是苦了我自己。這也是報應麼？若是苦了我，而不累你。這也倒還可以減我罪惡。但是實際你我同樣受了這個罪，真是不忍不……

過去之事，不忍再說。反正你我都是不解世故，所以才上了人的當。不過現在既然明白了，我們應當同心協力，與敵相戰。不要再爲他們所乘，這是我應當覺悟的。

永生！二十日不來一個字，有什麼理由。我不信你就會忘了我，真有點恨你。我在家中，好像是罪人一樣，受了囚犯同樣的待過，到底爲的是誰？你豈不曉得麼？你豈無安慰我的責任麼？

永生！你說每次有船必定寫信。就是隔一船來一信，一星期也應當有個信。你真要急死我。你再不來信，我簡直也把你忘去了，但是想忘不了。能忘了也

不至這樣痛苦了，

鶴子

永生樣：

見了你的信並且匯了錢，使在北京的哥哥又受了累，更使我心中不安，爲了我，總是累你，而連帶的累了弟兄，及你的家庭，心中何嘗不知抱愧，但是也是沒有法子。但是將來有與他們或她們見面的一日，經我用柔和的口調，訴了我的苦處，他們或她們一定不會恨我的。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我也不是沒有智識的人，我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人。我除了現在不懂中國話而外，我一切與你的老友靜貞是一樣的。她能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與聲望。我難道連社會上存在都不成麼，我真有點不信。

永生！我自信可以有助你的能力，你能作多大的事業，我能作多大的助手。我只希望你能大大成功，我不怕沒有助你的能力。我的第一希望，就是你能成了大功，立了大業，我比什麼都高興。

鶴子

五三、病中苦

四月十七日

永生，病一天比一天重，提筆的力量都沒有了。人生之不幸，沒有過於我的今日，過去的事情，都是我的無勇氣所致，若是去年鼓點勁，從了你，到了上海，絕對不至生了病，病了的話，也不至有這樣痛苦。

永生，現在才感覺着惟有你與我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幸福，社會上的批評，都是無責任的，隔岸觀火。家庭則有愛之心，而不知愛之道，終於把我害了。

永生，以前想到死的話，太不值得，現在連死都不能死了，自殺！也不是坐

死 別

二二一

在家裏，睡在被中，可以成的，我現在連自殺的路，都走不通了。

人生有了這種痛苦，不有自殺之決心，才是懦夫之尤者，我是懦夫麼？不是？永生，萬一我有個萬一，你呢？你一定會有別的人的，我不願死，我不忍死，我不忍別人竊占了你而不願。永生！人生還是自然之死是常道罷？

永生過去的事全都不提了，我愛你，我願爲你犧牲，我願你行其所願行，你愛誰，你自由好罷？這是由我的理智說出來的話。

永生，不願多寫了，我自當保重，不要掛念，有姐姐在旁，她可以安慰我的

鶴子

四月二十八日

永生，在被中偷的寫信的痛苦，我是家常便飯，你未曾嘗過的，現在病稍微好一點了，但是受的家庭的罪，不減於前。

你的好意，我用上死來表示感謝，也可以的，當在這個時候，來是千萬不可

的，你若來，是無異速我之死，不是來救我。這種話寫來太長，我精疲力竭，是寫不出的，不過一言一蔽之曰，我不能勝環境，你亦不是牠們的敵手，你來的話，恐怕要被牠吃上，結果是速我之死，等於我害了你，總而言之，不是用理智可以講的，過些日子，我的病有了轉機，再商量好了，祝你平安！

你的心肝 你的鶴子

五月十七日

永生，你既已決定來，那們到了東京，再當詳商，有姐姐在，可以幫我的忙，不過冒然跑到我們家裏，千千萬萬不可以的，在東京的時候。大家都說我是薄命之人，難道我真是沒有福氣麼？我對於一切，都恨透了，不知靜貞還在上海麼？因了她的介紹，我與你結了不解之緣，沒有她的關係，我那裏又有今日之痛苦呢？所以有時我還恨她，但若是她在日本的話，也許可以商量商量。

得了病，更想到你對我的好處，現在那裏有第二個人，像你那樣，不分晝夜

死 別

二二三

不辭辛苦，看護我呢？

永生，想起來你對我的恩愛，真是無微不至，可惜我沒有這種福氣，來享受

我一切的事，受了中野的利用，以至於到了今日，反正你我都是太不認識社會，把人都看的與自己一樣的是好人，所以過去一切都上了大當，今日悔之無及。惟有自恨命苦。

永生，你若經濟困難，我所有的錢，可以全匯給你，我不忍心把我費盡辛苦的一點血汗，叫牠們收沒了去，但不知如何匯法？

近來中日問題，日形緊張，不知將來如何結果，急死人！爲什麼老是這樣？到底何時才有真正和平天國出現？

鶴子

五四、姐姐的信

附她的姐姐的一封信

見着了你給鶴子的信，知道你決定來日本，但是事情不幸的很，你的信未到之先，她已經過去了。

她死的前兩天，給你寫了封信，遵了她的意思，原封不動的寄你，你看了也可知她念你之切，但是死者不能發生，請你也勿過於悲哀。

這個消息，報告了你，知道你一定哀痛，但是不報告，也覺於理未合，所以忍痛寫信給你，但是你與他的一切，除了我，沒有一個人知道，你來的話，恐怕萬一有個意外，反使死者不能冥目，此中情形，諒他已詳細報告了你，還是請你深重的考慮。

有什麼應商議的事？我願自告奮勇，請你來信，力之所至，無不樂爲謹此奉告，並致謝你對於我的妹妹鶴子之厚意，謹致永生先生机石。

雪子

附寄鶴子致你的一封信，原封奉呈。

五五、是字還是淚？

親愛的永生哥！我已絕望，不能久存人世了。恐手不能書，眼淚直流！

想到這裏，我是何等悲哀，何等痛苦，過去的一切，不過是個美好的遊夢。

我是沒有享受這樣幸福的運氣了。我最近更覺得你對我，實在愛護，無所不至。

但是對於這樣愛我的你，一點沒有報恩，這是我不能甘心的。我心中不能放下的

，就是你與我們的結晶「凍生」，我一想東生的將來，我就痛澈肺腑，我一會兒

也忘不了東生。你一定要把東生養成個有爲的人，這才是你的責任，我時常看見

別處的不良少年，我就聯想到東生的將來。過去一切，都是我的不是，中川也沒

有不好，別的人更沒有不好，我一切都不說。我負了一切罪惡，我對於無論何人

，都不懷恨。

到了今天，我想最可憐的還是你。但是請你放寬一點想，忘記了我，就算你也作了一回夢。你的身體重要，想到這裏，我更難過。

中川也非絕對惡人，窮之所致也。你不要恨他，不要思報復，一切都是因我一個人生出來的罪惡。

你看了這信，不要發急，不要悲痛，你要知道，你對於遠在萬萬里的老父，負了多麼重大的責任。

有了東生在，你也可以藉以自慰。

你把我這樣重病消息，不要告訴家中父親，叫他老人家，再爲我擔憂，我又加一份罪惡了。總之，因了我，害了不少人，苦了你，累了你的家庭。到最後還使你悲痛。我對於你，毫未報恩，對於遠在萬里那樣憐我的老父，一面未見。這是我死難瞑目的呀。

關於東生的事，請與兩位哥哥詳商，我實在沒法子，再寫下去，請你原諒。

你一切都照我請求你的作去，就算你最後的愛我了。不然的話，你心雖愛我，實則加我罪過，更加苦我了。

我希望有一個比我賢惠的女子替我侍你左右。但是女人之難，不是過來人不知道。你太羨望的人，往往不爲你所得；羨望你的人，又往往不爲你所愛。與其羨望了她，受她的罪，不如被她羨望，精神上尙可稍安。請與父親哥哥等詳商。我說仍以愛你的人爲宜，所以望你尊重父親的意思。

反正一切都不再說了，祝你成功，望你健康！

最後我叫一聲哥哥，我的畢生愛人！

無福氣的可憐女兒鶴子

跋

去年一個天寒歲暮的夜，我同永生君躑躅在東新橋的街頭，他告訴四歲多的東生，是冒了險用偷劫的手段搶回上海來的。然而，東生是永生親生的兒子！祇因為東生的母親是一個異族的女人罷了。我一面驚奇的同情永生過去的生活：一面憧憬着一位熱情美貌的日本姑娘，是如何飲恨以終其生。

現在，又是一年的春天，我和永生伴坐在斗室中，方才看完這一冊書的校樣。書的內容是很多的通信和很少的日記，是真情的愛的記錄。滿紙是青春的生命之活躍，愛的誠摯！可是看到後來，却完全是深心的淚流，無窮盡的遺憾。此時，三島上的櫻花盛放，彼邦人士正沉澱瘋狂，也許另一個 *Romance* 正在開場吧，但我們的永生君，却無從爲鶴子奠酒招魂！

「綿綿此恨無盡期！」雖中日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野心家的捉弄下，立於

對立的陣上；但如果鶴子尚在人間，我知道她必會怎樣撫育東生，也許學會了一
口流俐的中國話吧。可是，她實已飲恨的死了，我以與永生的故情，在此爲她留
一筆祭悼，願她的靈魂千古

文成 一九三三，四·一八·上海



書叢活生子女

調情邦異

權作著有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印數二千册

譯述者 妮娜女士

發行者 黃心勉

印刷者 利國印刷所

估費路十六號

總發行所 女子書店

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實價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

#157
474147

474147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廿參日收到